里根家庭秘事

〔美〕帕蒂·戴维斯著

WUJIAO

五角丛书



上海文化出版社





五角丛书

里根家庭秘事

(美) 帕蒂·戴维斯著　汇　慧　百　州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欧　琳
封面设计：陆震伟

里根家庭秘事　　汇慧、百洲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　字数 91,000
1987 年 4 月第 1 版　198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70,000 册

ISBN 7-80511-005-0/I·2

书号：10077·3087　　定价：0.50 元



里根全家合影

（左起）长女莫林、媳科林、孙子卡梅伦、长子迈克尔、里根、南希、幼女帕蒂、幼子罗纳德。

里根的童年

（左起）父亲、哥哥、里根、母亲。





里根、南希及他們的孩子帕蒂及羅納德。

里根（左一）和新娘南希・戴維斯（左二）在切結婚蛋糕。



目　录

DR15/23

序曲 ……………………………………………… (1)
第一章　父亲的决定 ………………………………… (3)
第二章　风波初起 …………………………………… (6)
第三章　啼笑皆非 …………………………………… (11)
第四章　意外的发现 ………………………………… (16)
第五章　情窦初开 …………………………………… (21)
第六章　爱的滋润 …………………………………… (31)
第七章　乌云笼罩 …………………………………… (37)
第八章　从痛苦到吸毒 ……………………………… (41)
第九章　爱与恨的交织 ……………………………… (49)
第十章　对立公开化 ………………………………… (56)
第十一章　信念之争 ………………………………… (65)
第十二章　第一次挂断电话 ………………………… (73)
第十三章　沉痛的打击 ……………………………… (78)
第十四章　罪恶的拘留 ……………………………… (92)
第十五章　新闻人物 ………………………………… (99)
第十六章　紧急保护措施 …………………………… (105)
第十七章　家庭密谈 ………………………………… (107)
第十八章　政策的牺牲品 …………………………… (111)
尾声 ………………………………………………… (120)

序　曲

我们被匆匆推搡进一辆高级轿车，那是无头无尾的汽车长龙中最耀眼的一辆。我透过车窗凝视着那疯狂的人群，他们的骚动震撼着总统就职日的首都，犹如五十年代影片中人们扔碟子砸市中心的场面一般。人群沸腾，道路堵塞，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空盘旋，警笛声碰撞在建筑物上反弹进我的耳朵里。时间飞快地流逝。少顷，我父亲在青灰色的天空下宣誓就任了美国总统。

进了白宫，我们被领上楼，等候在那儿的仆人们纷纷向我们作自我介绍；另一些殷勤的人们进进出出十分忙碌。父亲来到起居室，坐在那长沙发椅上，环顾四周，仿佛在努力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现在这儿就是他的家。

“总统先生，您需要什么吗？”

“先生，车队定于八时出发。”

“先生，一些文件已呈交于您。”

布赖恩漫步来到起居室，转动着脑袋到处张望，从高高的天花板张望到长毛绒地毯。

“嘿，爸，这就是他们给你的客厅啰？”

他推推墙，好象墙壁会裂开通向一条秘密走廊。“老了点儿，但愿没有白蚁。”

“布赖恩，”母亲脸色忧郁地说，“你穿着一身笔挺的衣服，干吗整天套着那双牛仔靴不脱呢？”

他望着脚：“怪不得摄影记者老盯着我这双脚拍。”

父亲审阅着一迭文件说：“哈丽特，我觉得今天宣誓就

职，我们不该用家里那本旧的《圣经》，那封面都烂了，我真耽心那玩艺会散落开来被风吹跑。”

“不过没散，亲爱的，一切都很顺当。伊丽莎白，你在等格里格的电话，跟交换台打过招呼没有？”母亲说。

“打过两次招呼了，妈。”

“他什么时候到达？”

“今天晚上。”

母亲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查看家具、布帘和墙壁。

“这儿可真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想象一下所有那些在这屋子里住过的人。不过，天哪，我可得马上把它重新装饰一番。”她说。

我努力去想象、去敬畏，然而我所能感觉到的却只是麻木。仿佛我是由于阴差阳错，才闯入这个境地的。我眺望着窗外，看着远处大铁门外的人群。倘若他们知道，虽然他们站在铁门外，比起我却更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不过是个局外人，一定会十分惊讶。我虽然感到虚幻和不自在，但父亲宣誓就任总统却不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

第一章 父亲的决定

当我坐等电话铃响的时候，所有那些导致今日的岁月相继闪现在我眼前……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我们聚集在父母卧室里。(家庭会议都在这个房间里召开。)母亲和父亲坐在壁炉两边晶蓝色锦缎椅子里，我坐在他们的床头，形成一个和这种场合相称的半圆形。布赖恩懒洋洋地躺在地板上，表现出一个十一岁孩子的冷漠态度。这是一个夏天的夜晚；我聆听着通向花园的大门外蟋蟀的鸣叫声。

“我之所以叫大家来，”父亲说，“是因为我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我觉得胃收紧了，双眼寻求着能够借以排遣的事物。我看到壁炉台上搁着一幅我和母亲的画像，那是在我两岁左右的时候画的。

画像中，我那一双眸子在光线和淡淡的色彩之中十分引人注目——又大又黑，透着疑惑，似乎并没有注视任何一样具体的事物，却充满着疑问。每当我从画像前面走过，都不由自主地被自己那双幼稚的眼睛所吸引，但是我怎么也记不清这幅画像是怎么画成的了。

“伊丽莎白，你可在听你父亲说话？”

“在，妈。”

“不，你不在听，你在发楞。”

我转过脸来，瞧着父亲。

“我马上就要宣布这项决定，”父亲说，“但是我觉得应该先跟我的孩子们说一声。”

“妈已经知道了？”布赖恩漫不经心地问。

“她当然已经知道了。”我对他说。

妈妈知道，我也知道。从这几个月里，不难预料到这一点——演讲，新闻广播摘要，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其实，我不是早在这之前就知道了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却一直担心着它的发生，那时我已经预感到这股力量注定会把我们全都摧毁掉。

“对此我作了慎重的考虑，”父亲接着说，“我已决定竞选州长。”

布赖恩把脸转过去瞧着他们，双肘支撑起上身。“我得换学校吗？”他问，毫不掩饰其厌恶的情绪，“我们还得在萨克拉门托住下去吗？”

“到了桥头再过桥①，”母亲说。

我与父母不同，宁愿找桥过，现实中的桥也好，想象中的桥也好，能过多少就过多少，然后再根据情况制订出自已的路线。我坐在那儿盯着那条东方地毯上的花体文字，沉湎于这些永远也破译不了的文字之中。

“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母亲问。“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抬头瞧着父亲问：“什么使你作出这个决定的，爸？”

“嗯，贝思，”他说着转过脸来，“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几年来，这儿发生了什么你全看到的，许多重要人物、许多好人在指望着我，你不愿我使他们失望，对吗？”

“这些人比我们更重要吗？”我抱怨道。

“伊丽莎白！”母亲的嗓音割断了我的抱怨，“这是你父亲一生中一项重大的决定，是他的一次极好的机会，你应该

---

① 英语谚语，意即“不要杞人忧天”。——译者

为此感到自豪才对。有些人甚至认为你父亲有朝一日可以成为总统呢。”

“总统?!”布赖恩脱口而出，“那我到哪儿去上学? 在白宫里?”

“得啦，布赖恩，”我说，“上学不会成问题的。”

“那么，你认为什么会成问题呢，贝思?”父亲耐心地问道。

我不知道。我是想告诉父亲，我不想要他当州长，不想要他从事他和母亲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生涯。

“嗯，我的话讲完了，”父亲说。“但愿没有使大伙儿扫兴。”

布赖恩看电视去了，我来到屋子外，……街上的灯火象钻石在黑天鹅绒上闪烁。我是从德冯——北亚利桑那一所寄宿学校——回来度假的。那里晚上看不见灯火，只是一片黑黝黝的荒野，一阵阵风儿把大地吹得光溜溜的，把一团团风滚草刮得乱滚乱跳。

我纳闷，一旦父亲当了州长，我在那儿的生活会不会改变? 人们对待我的态度会不会两样? 至于他会不会在竞选中获胜这一点我不疑惑，我已经估计到了结局。

第二章 风波初起

我八岁的时候已经开始注意到，我们在餐桌旁的谈话毫无例外地要涉及政治。那时候，父亲在电台电视台工作，是国立汽车公司的发言人。如果谈论汽车，我当时会感点儿兴趣——因为那是摸得着看得见的玩艺，是一个八岁的孩子能够理解的东西。然而，我们在餐厅里听到的尽是什么见解呀、哲学呀、阐述呀，以及诸如“命令”、“自由主义者”等字眼儿，尽是关于爱尔克、尼克松、卡斯特罗和赫鲁晓夫的谈论，以及有关竞选运动、支持者、选民、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事。哪一方获胜我都不赞成，我希望所有这些玩艺从地面上消失。对于我来说，政治是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名，是一些我不理解的字眼。政治在我们家成了一个危险的精灵，它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威胁性，直到它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睡在我们的床上，伏在我们的餐桌底下，伺机吞没掉我在自己的天地里所依赖的一切。

有一天，父亲对我们说：“一旦空袭警报拉响了，大家都往化妆室跑，因为那儿没有窗户。”他们的化妆室很宽敞，四壁都镶着镜子。一个人走进去即刻变成许多个。他的告诫没对我产生多少影响，倒是想到可能要在这个房间里呆上几小时，被自己的映象包围着，觉得很可怕。

虽然我尚无法弄清我的敌人是谁，无法予以打击，但是我可不愿意消极地袖手旁观，也不打算屈服或让步。话题一涉及到政治，我就不想听，当然也不想掺和进去。话题一朝那个方向转，我就突然地、故意地、全神贯注地欣赏我盘

子里的任何食物。餐桌上，关于俄国人和来自北海岸的参议员的谈论在我的头顶上嗡嗡作响。父亲母亲不时地停止谈论，征求我的看法，我回答说："我？呃，对不起，我不在听。"这是大实话。

有时候，他们只顾谈论，不来打搅我。有时就不那么运气啰，父亲会把正在谈论的话题中最显著的论点摆到我面前，然后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说："不知道。"如果这一招再不能奏效，我便只好附和那更为普遍的观点了，——确定这样一种观点并不费事儿，因为我父母通常形成一条统一阵线。不过这一招也不是永远奏效的。大概我的模样儿长得不象那些轻易赞同他们观点的人。我在心里嘀咕，得多看些西部电影，学学那些家伙毫无表情的脸儿。

末了，我带着几分灰心，又采用了一种新策略：吃饭的时候，从椅子上往下掉。这还真把话题给转移了，但只是一时片刻；我一回到椅子上，话题也就跟着回到了政治方面。我的办法是：不停地往下掉。一顿饭我竟能设法掉在地上六次，甚至七次。我除了象个吃不饱的饿死鬼之外，把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从椅子上往地板掉的运动之中，使得父母怀疑我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小布赖恩坐在他的椅子里，瞪大着眼睛朝我直笑，好象他清楚我在搞什么鬼似的。

一把新椅子搬到了餐桌旁给我坐，比以前那把沉重，还带有扶手。从这把椅子往地上掉就困难多了；我虽然不太机灵，却也成功地从那把椅子上掉到地板上。

一天晚上，我找借口从餐桌旁溜走了。刚出门我就听见母亲对父亲说："我真为伊丽莎白担心。"通过门缝我窥见到母亲把身体向父亲倾斜过去，好象谋划什么机密似地说："她好象坐在椅子里难受似的。这种事情我从未听说过。或许我们应该请哈里森医师来看看？"

学校里的老师也开始观察我了，仿佛我是一只用于教学实验的小老鼠。我估计是母亲给学校打了电话，打听她

女儿在行为举止方面是否有反常的表现，比如，是不是常从椅子上掉到地上。

我被带到哈里森医师那儿作了一次检查。他摸摸我的头，把头发弄得象草窝似的，又拧拧我的脸蛋，然后用冰凉的听诊器在我胸口捣鼓。接着他把体温表塞进我嘴里，这时我有点害怕，是不是我闹得太过份了？要是他们认定我得了一种古怪的病，对我进行“无症下药”的医治怎么办呢？又要打针又要吃那些苦得要命的药丸儿，弄不好还要开刀，在我身上割掉点儿什么。

我决定结束这场闹剧。每餐饭我都稳稳当当地坐在餐桌旁，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从未恶作剧过。不久，那把带扶手的椅子给搬走了，原来的那把又放回到餐桌旁。

父亲长相俏，显得刚毅，加上嘴巴又巧，帮国立汽车公司推销掉无数辆小车。当然啰，他因此也得了一份丰厚的薪水。五十年代末，国立汽车公司闹出一桩令人窘迫的丑闻，说是一辆核动力牵引车——挂车出了故障，造这玩艺他们投资几百万等等，弄得满城风雨。消息传开后，我们在本地电视新闻节目中看见父亲从一家餐馆出来，被一群记者穷追不舍。

“坎佛尔德先生，因为这事国立汽车公司确实会受到谴责吗？”

“我以为，他们已经提前领教过了，”父亲说着眨了一下眼睛。

“据说那辆挂车有泄漏辐射的毛病。”另一位记者大声说。父亲只管往汽车里钻，朝他们挥了挥手便溜之大吉。

我们一家人出门，人们能辨认出他的嗓音；走在街上，陌生人能辨认出他那张脸孔。后来，身居要位的人发现，我父亲那副朴实的可爱劲儿，比最新型号的旅游汽车还吃香。

不久之后，父亲便开始作演说，于是，我一向莫名其妙担心著的事发生了：政治占据了我们的生活。从此，父亲常常同一群象是银行家的人在密室开会。

有一天，父亲对母亲说："你怎么会想到把那些人请来吃饭的？我没想到这一点。"她回答："鲍勃，要想干出点名堂，这是免不了的。"于是乎，每周都有人来访，有抽雪茄的，有抽香烟的，还有抽烟斗的，他们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天南海北无休无止地穷扯。其中有的是参议员，父母要我跟他们握手，还要招呼一声"您好！"我不知道这些人究竟干什么活儿，只晓得他们开口闭口离不了政治。他们的妻子个个穿着皮大衣，戴着珠宝首饰。有一回，我问一个高个子白皮肤金头发绿眼睛的太太："你戴的那些戒指可都是真的？"她低下头瞧着我说："当然啦，宝贝。"这时，母亲慌忙把我赶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这些人干吗老是往咱们家跑？"

"他们都是些头面人物，伊丽莎白。他们能帮你父亲很大的忙。"

"帮他做什么事？"

"那你就甭操心了，亲爱的。你上楼去和布赖恩玩不好吗？"

父亲受过教育，又能说会道，在这批混迹政界的社会名流中，非常活跃。他与这些人相处得很融洽，不久便成了共和党的高薪代言人。他天生是个善于辞令的人。他这些使他出人头地的气质，正是我永远也无法把他整个儿地当作我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因素。

我父亲对别人训话，他的丈人塞缪尔对他训话，而我呢，因为他们俩的话我都不听，常常受训挨骂。塞缪尔外公说，母亲象我这么大的时候是个乖孩子，我应该象她那样才是："哈丽特小时候从不回嘴，上教堂做礼拜一动不动，从不烦躁。"

谁烦躁不安，谁认真听讲，塞缪尔外公一清二楚。他是长老会大教堂的传道士。每逢星期天，父母给我套上一件浆硬的蝉翼纱外衣，两人把我夹在中间带进教堂入座。

做完礼拜，我们去外公家吃午饭。外婆在我出世前就去世了，可是她那些挂在墙上、搁在书架上的像片却总是盯着我们瞧。在那些像片里，她都穿着高领花边罩衫，黑天鹅绒碰到了下巴颏儿，我纳闷，她会不会是给捂死的。屋子里搁着几碟糖果，装得满满的。塞缪尔外公对父亲说："要想把听众捏在手心里，你必须懂得怎样一把抓住他们。"这时候，我便小心翼翼地用指甲在巧克力上挖个洞，看看里面的芯子我爱不爱吃。

有一天那儿没有巧克力，没办法，我就只好坐在长沙发上，听塞缪尔外公开导父亲怎样作演讲。

"听着，罗勃特，有些词儿我们叫做响声词，比如'自由'、'道德'、'家庭'等，这种词儿最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你得学会用嗓声突出这些词儿——加大音量，提高声调——当然啰，孩子，援引《圣经》来支持你的主旨是不会坏事的。要利用仁慈的上帝赐给你的一切工具。"

几年以后，我坐在礼堂里听父亲为一位总统候选人作演讲。他用圆润坚定的嗓声谈论着自由，谈论着作出道德上的抉择的责任以及家庭结构的力量……听着听着，我想起了那天在外公家的情景。外公当时的训导是正确的，我看见周围的人们一个个抹着眼泪，起身鼓掌，掌声雷动。

当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处境艰难时，父亲常常应召去各处演讲，鼓动大众，以实现共和党的目标。尽管他的努力并没能使投票站里出现奇迹，但是听众对他的演讲和主旨反映强烈。于是，常来我们家密室谈论政治的那伙人便推举他为下一届州长候选人了。

第三章 啼笑皆非

十一月的一个夜晚，我站在寄宿学校的电话机旁，透过窗户眺望那电灯光亮与夜幕黑暗相交接的地方。一阵风起，吹得地面上的落叶直滚，沙沙作响，黑暗之中不知从那儿传来一声猫头鹰的鸣叫。我明白我的生活永远不可能象过去那么安宁了；我也明白我要么抵制这种变化，要么就逃避，别无选择。可是我既不想抵制也不愿逃避。

“伊丽莎白，亲爱的，这是你父亲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事儿，你还不清楚吗？起码你得向他表示祝贺吧。”

“妈，可以问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亲爱的。”

“你干吗不能象别人那样叫我贝思呢？”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亲爱的。你知道这事十分重要。”

我没能继承母亲的庄重劲儿，放纵地叹了一口气。我压根儿不赞成父亲参加竞选。他获胜了，我又怎能装出高兴的样子来祝贺他呢？

沉默一阵之后，母亲说：“你父亲就在隔壁同一些人谈话，我这就去叫他来跟你说几句。”

“妈，等一等……”我听到她搁下话筒走了，不一会儿，又听到双扇门啪地一声关上了，接着便是父母的耳语声……

“贝思吗？”

“你好，爸。”

“宝贝，你在学校一切好吗？”那口气充满了热情，给人一种强健的感觉。他的梦，许多梦中的一个，刚刚得以实现。我感觉得出：获得了新的权力，他喜不自胜。我没有理由认为他与我从小就熟悉的那个人有什么区别——那个曾经帮我埋葬过一尾金鱼的人；那条鱼在鱼缸里一动不动地浮了两天，当时我认定它是睡着了。

“贝思，”他用双臂把我搂住，然后托到膝上，说：“宝贝，你的鱼不是睡着了，它死了。”

“那是不是说它再也不会醒来了？”

“是的，不过它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到了一个美丽的湖里，在那儿它可自由自在地朝任何一个方向游去。”

“那儿可是我们死后也要去的地方？”

他盯着地上看了很久，双眉紧锁地说：“象是这么回事吧。”

我们把金鱼埋在园子里，在它的坟前竖起一个十字架，那是父亲用麻线和枝条扎成的。那时我瞧着他那双手笨拙地扎着细小的枝条，心里感到可以跟他无所不谈。

然而，许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却担心我们已经跨进一个不和睦的境地……彼此已经成为陌生人……

窸窸窣窣的落叶声、猫头鹰的鸣叫声和窗外的黑夜在召唤着我，……这是一个我也许会迷失其中的幻想世界。

“你那儿今晚下雪吗？”父亲极力想让我感到自在。

“爸，我……我知道今天对你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是啊，今晚这儿大家都很兴奋。”我听到电话里夹杂着开门的声音以及说话的嘈杂声。

“好象他们在等着你呢，爸。你去吧。”

“没关系，贝思。他们可以……”

“我只是想告诉你，爸……我只是想说……”我哭了。

“唔？”

“我知道这对于你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不过我……我

今晚确实有点不舒服，爸。大概……得了流感。告诉妈我下星期天再给她打电话。”

那天晚上，同寝室的同学迪莉娅回来，发现我坐在床上，周围扔着一大堆卫生纸。

“心肝宝贝儿，你独自一个人黑古隆冬地坐在这儿干吗呀？”

她摁亮了顶灯。我转过身子面对墙壁。

“把灯关掉，迪尔。已经过了熄灯时间。”

“我还以为你在哭呢……你真的在哭！”她把灯关掉，然后走到床前坐在我身旁。“你到底是怎么啦？从未见你哭得这么伤心。”

“没什么，”我回答，用卫生纸轻轻擦着眼睛，极力镇定下来，“真的，没事儿。”

“没事个屁，”她说着把我的刘海从额前撩开，“怎么啦，宝贝？跟我说说，是跟男人闹别扭了，对不？得啦，你谈恋爱总不能老瞒着同房间的人吧？”

我摇着头，把身边一团团卫生纸收拾干净。

“究竟怎么啦，心肝儿？”

我把卫生纸扔进废纸篓：“你理解不了，迪莉娅。真的，你理解不了。”

“屁话！我理解不了？你说出来，看我能理解不。别闷在肚子里，告诉我是什么把你弄得这么难过。”

这时，我已平静下来，便挨着她坐在床上说：“我父亲竞选获胜了。”

“嘿，宝贝，这太棒了！这么说你哭是因为高兴啦？”

“不是的。”

“好啦，宝贝，你肯定是太兴奋了。你们家这回可出名了。我的老天爷，你成了个公主啦！你成了人上人啦！”

“我知道你没法理解，迪尔。是这么回事……我还是个孩子时，就担心有什么事要发生，只是不知道是什么事儿。

我意识到了什么……我担心总有一天有股潮浪会滚滚而来，把我们统统给冲走。”

“贝思，你应该高兴！甭害怕。天哪，这幢楼里人人都巴不得跟你互换位置哩。”

我们坐在那儿，低声交谈着。那天没有月亮，黑暗之中我们谁也看不清对方。突然，有人敲了一下窗户，是她的男友格里格。“喂，是我！”他翻窗而进，带进一阵刺骨的寒气。

“嗨，伙计们。”他双臂搂着迪莉娅。她赶忙把窗户关上。

我蜷缩在床角，把脸埋在一本书里，可他却正儿八经地来关心我说：“嗨，贝特西，干吗哭鼻子？”

“因为你来了，”我冲了他一句，猛地把书合起来，到壁橱去取外衣。

“她这是怎么回事儿？”他问迪莉娅。

我飞快地向她使了个眼色，想堵住她的嘴，可是已经晚了。

“她爸爸刚当选上加利福尼亚的州长。”

“敢情是，”他说着转身向着我龇牙咧嘴地傻笑。我从床上抓起枕头和毯子便往门口走去。

“州长千金！恭喜恭喜。”他说。

“贝思，你上哪儿去？”迪莉娅问，“已经过了宵禁时间啦！”

我在洗衣房呆了一晚上，琢磨着未来的意义。

格里格常来看迪莉娅，他俩的鬼把戏我也听得够多的了：深夜一、两点的时候，从迪莉娅的床上发出一阵阵呻吟，一阵阵哼哼，间或还夹着几声尖叫。有时候，他们为了要在夜间进行如此怕人的幽会，迪莉娅便把窗户开着，这样他来时不用敲窗，免得惊动四邻。其实，我们这栋宿舍里要是哪

个女生至今还不知道格里格与迪莉娅的风流韵事，那她一定是冰冻在冷藏库里啦。

迪莉娅和格里格一会儿恨得咬牙切齿，一会儿又好得发疯，除了他俩自个儿，把别人都折腾得够呛。格里格自以为有一头黄毛和一张俊俏的脸蛋便有资格到处高谈阔论。我怎么也闹不明白迪莉娅迷上他身上什么了。

跟洗衣房"幽会"了一晚之后，我便拿定主意从此不理格里格。谁知当天下午在校园里，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对我说："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这是什么意思？大考前三星期你打算往哪儿溜？"

"美国海军陆战队，"他说着傲气十足地走了。真遗憾，他这条小命活不长了。虽然他那种摆姿弄态的神秘样子叫我恶心，由于好奇，我憋不住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迪莉娅。

"听说那匹风流种马应征入伍了，"我存心低头看着书说。

"他是个十足的大兵料，"她说。"你信不信，这个花花公子披上军皮到了外面还不尽把蠢驴们往西天赶？"

"照说要满十八岁才能当兵，"我不动声色地添了一句。

"不错，"她说，"也许他虚报了岁数。"

"要是他对我说二十一岁我都信。"

这以后两个星期我都睡得很香，真担心格里格会突然溜回来，但是他没回来。一天，我在寝室看书，迪莉娅下课回来，一脸惊慌地对我说："我怕是怀孕了。"

第四章　意外的发现

迪莉娅满怀期待地望着我，我坐在那儿两眼楞楞地盯着她，不知说什么好。

"宝贝，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她把钱包扔到书桌上，忙乱地寻找香烟。以前我从未见她胆怯过。

我脑子里涌现出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个便是……干吗跟我说？

"迪莉娅，在未吃准之前先别惊慌失措。"

我从医务室借来了一本《妇科疾病》，弄清她身上确实有了种种妊娠的症状以后，便给迪莉娅出了个主意：我们向学校请假，就说周末去菲尼克斯看望她父母，到了那儿，我们再找个借口早早地从她家溜走。可是，钱……钱……打胎需要一笔钱哪。我把积攒下来打算买新马勒的钱给了她。

星期五那天，迪莉娅在学校卖了几件衣服，得了九十元。我除了那心爱的马儿哈穆尼以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便是一只从曾祖母那儿传下来的金戒指了。我在菲尼克斯把它给当了。我们俩总算凑足了五百多元，这才动身去找医生为她进行人工流产。

把她交给医生以后，我一直等候在门外。漫长的时间不由使我想起我弟弟的出生……

我五岁那年，母亲住了几天医院。父亲整天在医院陪伴她，家里只剩了个女佣人看管我。我每餐都是吃烘馅饼，真带劲，啥时想看电视都行，我还拿母亲抽屉里的化妆品玩

耍。可是，母亲出院回家以后，更带[redacted]来一弟弟，当时我还以为那是我天天晚上[redacted]我了一个玩耍的伙伴。

小弟弟长得很小样，脸上有些斑点。母亲不让我老往儿童室里跑，怕把小弟弟吵醒，说小弟弟还很虚弱，需要睡觉。可我还是老往那里跑，不过说话很轻，生怕吵醒他。

“布赖恩，”我悄悄对小弟弟说，“等你长大了，晚上就跟着我溜出门，寻找矮妖精去。要是月亮生出个光圈圈儿，它们就会跑出来跳舞。”

他刚一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月光从窗口照进卧室，我蹑手蹑脚地把他抱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他穿着印有小白兔的睡衣，睡眼惺忪，身子十分柔软。我轻轻推开通向花园的玻璃门，……这是个温暖的夏夜，布赖恩蜷缩在草地上，又睡着了，这时候，矮妖精很有可能会跑出来在月光下跳舞，可是他对此一点不感兴趣。咱们家的牧羊犬海蒂跑过来，在他身边护着他……

“伊丽莎白，你在搞什么鬼？”母亲站在门口，她的嗓音震荡着整个花园。“我的天哪……那不是布赖恩吗？你怎么把他抱出来放在地上？”

“嗯，呃……我们在找东西。”

“可不是吗，能不能告诉我，你深更半夜在花园里找什么？”

“我在找矮妖精。”

“矮妖精？”她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回去睡觉，明儿早晨再来找。”

我真想告诉她，矮妖精早晨不出来，甚至不是每天晚上都出来，可是她已经从月光下抱走了布赖恩。

迪莉娅做完人工流产以后，我被叫了进去。迪莉娅躺在病床上，身上盖着条毯子。一道日光从遮光帘的缝隙间

穿进屋，照在她的脸颊上。她脸色很难看，肤色苍白。

“你感觉怎样？迪莉娅。”

“好象还可以。我得在这儿躺一会儿。”她的眼睛半合着。

我握住她的手，心里恨不得把那婊子养的格里格掐死。

回到她家后，我对她父母撒谎说，她在电影院里吃了点东西，胃不舒服，得早点上床歇息。第二天，她脸上有了点血色，我建议星期天早点回学校，免得她父母注意到什么反常的现象。回到学校，她在宿舍里休息，我花了一个下午时间，照料她和我的马，把两个马厩打扫干净，累得我腰痛膀酸，心里却很舒畅，好象我陪着她吃点苦才合适。

第二天早晨，我打开信箱，意外地发现一封笔迹陌生的信，那信笺落款处的签名使我大吃了一惊。

亲爱的贝思：

我知道我们一向处得不怎么样，但我想给人写写信。其实这也不是实话，……我是想给你写信。好象咱们俩老是跟对方过不去似的，可是我今儿个得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对你有那么点儿意思。我还记得那一天道格的马儿受了惊，是你追赶上去，制住了那畜牲。嘿，多威风！跟那位独往独来的别动队员没两样儿。我估摸着你还真有点儿魄力。我都没那么大胆。反正，我想起那天的情景，想到了你，所以就给你写信。但愿没让你大吃一惊。

如今我在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中心。可有趣啦。离开德冯后，我一连串的幻想全破灭了。说实话，我退学真是太傻啦，外边的世界乌七八糟。这里没有圣诞老人，根本没有。

有一次，我在这儿跟一个花花公子干了一架。原指望痛痛快快拳击一场，没想到那家伙上来就踢我一脚，正好踢到要害处，我疼得倒在地上，他便用脚狠狠踩我脸孔……，不过，最后还是我胜了。现在，我才知道，人生这盘棋该怎么下。

你毕业后，走出德冯这个暖房，来到社会上，可得要提防着点儿。社会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会象虎狼一样扑向你。

我倒不是不信任自己的同胞，只是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

……

格里格

我真想把信扔掉。……瞒着迪莉娅，但还是对她说呢？……

关于越南战争的报道越来越多，我担心有朝一日格里格会被遣送到越南去打仗，所以决定告诉迪莉娅了。

"给他回封信，贝思。你看他多孤独啊。"

"回信？"

"听着，宝贝。"她严肃地说。"你们相处不好，我觉得他一直很难受。他有点儿……喜欢你，我觉着……嗯，我想告

诉你的是……，他私下里更喜欢你。”

“他把你害成这个样子，你还要我给他回信？难道你已经原谅他了？”我问。

“亲爱的，他没什么要我原谅的。”

“你这不是在开玩笑吧？你压根儿不怨恨他？”

“不能无缘无故怨恨他呀，贝思。”

“你在说些什么呀，真叫人不敢相信。”

“也许我早该告诉你了……”

“什么？”

“不是他，宝贝，是邓斯里特。”

“邓斯里特？是我们的历史老师使你怀孕的？”

她点点头，“贝思，格里格那几次在这儿过夜，我们不是真的干那事儿。”

我瞠目结舌了。

“宝贝，他甚至连内衣都没脱。”

我克制不住地放声大笑了。迪莉娅比我笑得还要响。平静下来后，她告诉我，两个月前她跟格罗弗·邓斯里特睡觉的那天晚上，才是她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性交。她关照我一定要保守秘密。

第五章 情窦初开

父亲当选州长后，父母的时间分别在萨克拉门托和倍莱尔度过。得知我们家今年在倍莱尔过圣诞节，我感到欣慰。一到家，我便决定给格里格写信。坐在卧室里，我发现每次回来房间就象是变小了些。刚从芜兰希尔搬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这间卧室宽敞极了，高高的壁橱我得踮起脚才能望见最高一层搁板。

那时我卧室里有一个瓷娃娃，搁在我够不着的搁板上。那是奶奶送给我的礼物。对奶奶我只有一些零星的模糊印象，依稀记得她长得十分小巧，象只鸟儿似的，一双蓝眼睛又大又圆，头发呈浅黑色。

母亲不让我把那个瓷娃娃拿下来玩。"这是个古玩，"她说，"打坏了买都买不到。"后来，这个瓷娃娃不翼而飞了。当我问到的时候，母亲说："我把它卖掉了。屋里太拥挤，得腾出点地方来。"

"瓷娃娃也不至于占那么多地方，"我对她说，话音没落，她已跑到花园里去了。

我们家的东西一样接着一样地消失，事先不打招呼，事后也不作交代。起居室里本来挂有一幅画，画的是一群孩子举着标语集队行进，标语上写的是："巧克力！"这幅画儿也不见了，取代它的是一幅画着瘦得皮包骨头的东方人的画儿，他的两眼直愣愣地盯着自己的鞋子。我问原来那幅画儿搞到哪儿去了，母亲也说是卖了。我问她还要卖什么？会不会把我也给卖掉？

"伊丽莎白，这些怪念头你是从哪儿听来的？我看不能让你看那么多的电视。"母亲说。

我坐在那儿，面对着那张只写了"亲爱的格里格"几个字的信笺发楞。节日的圣诞树上，灯光忽明忽暗，圣诞颂歌在空中缭绕；松树的清香四处散溢……我对格里格抱有的恶意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我估摸他今年过节失去了许多我们年年这时期待着的东西。圣诞节的光彩使我成熟起来。此外，我忍不住对他的军旅生涯感到好奇。然而，我也不能一下子跟他打得火热起来，好象我们之间已经有过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某种关系。在信中，我甚至指出他的傲慢是我们之间相处不好的原因之一。

圣诞前夕，我收到了他的复信。

贝特西：

首先我得承认，你对我的评价相当正确。我是有不能与人友善相处的毛病，可那是因为我一直没有遇到可以完全信赖的人。也许正是由于我这种不友善的性格，我来到了军队当兵，今后的四年时间将在军队里度过。我不久将去越南，他们在那儿为了争个输赢而玩命呢。那里不作兴打哈哈，所以我到了那儿跟谁都不罗嗦，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能够生存下去。

近来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番思索，心中涌现出一大堆互不相关的念头。脑子里有这么个疑问在打转转，要想找到可以依赖的价值观念或"思想

体系”比登天还难。这对我算是当头一棒，我总喜欢把事物的假象剥掉，展示其真面目。这也许是我服兵役的另一个原因。近来我发现自己生性乐于作抽象的思维。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我被世人所遗弃，对不？大兵的料？谁知道呢？我想我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是不是这块料。

格里格

我没对父母说起格里格。我们家餐桌上的谈论充斥着对战争的评论。我真希望自己还是个八岁的孩子，只要从椅子上掉到地上，我便能把这些谈论一扫而光，哪怕是片刻也好。小时候，我就害怕谈论政治，虽然弄不清为什么。这是一个孩子对未知的惧怕，对他不能控制、不能理解的庞大黑暗势力的惧怕。如今，我对他们谈及的事物有了一知半解，可是仍然同样惧怕。他们从策略、哲学和思想意识方面探讨战争问题，抽象得很。父母仍象我小时候那样，不断征求我的意见，一心想把我扯进他们的政治讨论之中。他们认为使越南局势稳定，有利于发扬民主，这一点非常重要，问我如何看待。我说：“这跟不让印地安人侵占草原，不让野蛮人侵占夏威夷不是差不多么？”父母互相使了个眼色，然后母亲问我：“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节日过后回到德冯，又收到格里格的一封来信。

亲爱的贝特西：

现在，我在普度顿营，他们在教我们学一些了不起的本领。一个凭借国泰民安的力量繁荣发达起来的国家，竟把我

们训练成货真价实的刽子手，真是荒唐可笑。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情况还没有这么严重。如今，却装备了 M-79 型掷弹筒（我们称之为“捶击筒”）和 M-16 型自动步枪（样子象个玩具），我具有的火力抵得上第二次大战中的一百五十个人。厉害吧？

如果用M-16 型自动步枪，在四分之一英里外击中你的手腕，会把你这条手臂从手掌到肩胛整个炸烂。它能连击二十发子弹。如果弹无虚发，你想想看，一个士兵用这样一支自动步枪可以杀伤多少人？

此外，越共要是同我们的人进行肉搏战的话，愿上帝保佑他们罢。我已经学会十多种赤手空拳置敌人于死地的本事。这是个仁慈的世界，不是吗？我太刻薄？一点也不！我得拚命地打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不过，他娘的，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为了互相残杀的。我仍然相信，人类能够比现在更富于建设性。

多多保重。

格里格

我稀稀拉拉回了几封信，是否起作用自己也吃不准。我还不了解他，所以帮不了他什么。我把最近这封信的情况

告诉了迪莉娅，想叫她也给他写封信。

“亲爱的，我们已经断绝来往。你知道，生活在进展哪。听着，我觉得你俩互相通信是再好不过的了。我知道他一直是挺喜欢你的。”

我开始觉得自己对格里格有责任。我吃不准这副担子我是否能承担得起，不过我乐意担负起来。我要他信赖我。在德冯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关心这场千里之外的战争。这场战争把许多青年人逼上前线，为着某些荒唐的目的去送死。渐渐地，我觉得与格里格更接近了。在一封回信中我问他，倘若他不得不杀死一个女人或小伙子，他会是什么感觉？

亲爱的贝特西：

你提的问题我们全都扪心自问过，可是不久便给丢到后脑勺去了。我的答复是：至今为止，我已有两个好友在越南送了命。我要为他们报仇雪恨。

你对这场战争的基本态度，我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请允许我向你进一言：别把自己的观点搞得那么玄乎，那么空幻，否则你就无法切合实际。

所有受训完毕的伙计都接到了赴越的命令。这似乎意味着现在无时不在发起猛烈的攻击。许多东方佬要怨恨娘老子生下他们了。

一切照旧。

格里格

为了观看晚间电视新闻，我天天准时到一个老师家去串门。对于我来说，新闻报道渐渐变成了可怕的客观现实。接到格里格来信的第二天，喀山的战斗打响了。这将是越南战争中一场最残酷的大屠杀，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大屠杀。一连几个月，我天天看晚间新闻，然而以往的战况报道对于我来说从未象今晚这么实实在在。喀山战斗不止是电视上的新闻报道，而是令我毛骨悚然的严酷的事实。

年年二月都是一个寒冷的月份。德冯远在北方，雪花飘得早化得迟。一度是洁白晶莹的雪花变成了泥与冰的混合物，泥泞不堪却久久不肯融化。无法可想，只有等它自己化掉。月头上我收到格里格一封得意洋洋的信。

亲爱的贝特西：

我是个正式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啦！此刻我正在赴往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勒约讷营的途中，我将在那儿接受步兵训练。目前，他们把我安插在情报处，我将被派到圣第亚哥的情报学校去受训，然后赴越参战。现在我不想操这份心，至少现在还不！要命的是我得在那里呆上整整一年。

余容后详。

格里格

信中附有一张格里格穿军装的像片。他那一头厚厚的金发剪得短短的，脸上容光焕发。他在像片的反面题了几行字："如果支持越南是正确的，反对越南是错误的，那么我采取中立态度，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我正在观察。"

在这些寒冷的冬日里，每天下午我都蜷缩在屋里，捧着一个笔记本儿，梳理着纷乱的思绪，把它们组织成诗句。在给格里格的复信中我写道：

●从前一头鹿儿降生了，

●一个孩子长大了，

●一条汉子上了战场……

●于是一切都还原为尘土飘拂在大地上。

春天缓慢地温暖着这片荒野，浑身长满尖利刺儿的仙人球开出了娇嫩的花朵。我一心扑在信件来往上，扑在每周战况报道上。我反复阅读《红色勇士勋章》、《蝇王》等描述人与人敌对行为以及战争的小说。

格里格在一封来信里写道："……我碰巧听说，当美国军舰普韦布洛号遭到偷袭四十小时后，约有一千二百名步兵受命出发，这支赶赴出事地点的特遣部队是核动力的。我担忧，许多今天还在德冯念书的伙计，明天可能会被派到哪儿去打仗，或许在越南，或许在朝鲜，或许在另一个分裂的国家。"

四月下旬他又来信说：

亲爱的贝特西：

我们将从埃尔托罗海军航空兵站启程，飞往夏威夷，在那里停留一下，然后飞往冲绳，领取丛林靴、丛林作战制服、步枪、刺刀、背包、子弹带等装备，再飞往岘港。也许我驻守在那儿，因为我已被分到海军第一空军联队。我不想在这个

交战区呆上一年时间，打算找机会溜走。

杀人机器

马丁·路德·金和罗勃特·肯尼迪遇刺后，我们的国家变得丧心病狂了，我心如刀绞。夏日里，我回到萨克拉门托的家里度假，每晚必看越战电视报道，已成惯例。我对越战报道的阴郁关注，招来了父母对我的监视，我小时候那套从椅子上掉地的把戏曾引起过他们类似的反应。

父亲是个大个子，一头青灰色的头发，他那双眼睛似乎能够反射出晴空中各种深浅不同的蔚兰色。长年累月的笑容在他眼角遗留下了一道道皱纹，小时候我常用手抚摸他的眼角，并问我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眼角也打起皱来。

我们的住房后有一座小山，我们常在星期天的下午到那儿去散步。这是"我们家的山"，在那儿放风筝最好不过，整个城市里没有哪座山在这方面及得上它。父亲教我怎样利用风力，怎样使用风筝在不同的风流中旋转和俯冲。有一回，我踮起脚后跟，向上伸出双臂，问他我的手得伸多高才能摸到上帝。父亲说："贝思，你不用伸手去摸，上帝无所不在。"

我拉着他的手告诉他，我长大后要当个水手。那时候，我就住在灯塔里，吹雾角。每年乘一次船，周游世界。他抚弄着我的耳朵，对我说我光吹雾角，要不了一会儿就会厌烦的，而周游世界是一件危险而肮脏的差事，还挣不到钱。他努力说服我，把眼光放远些，才能过上好日子。

临开学前，迪莉娅打电话告诉我说，她不去德冯念书了，什么原因她含含糊糊地没说清，听话音好象她父母给她找到一所更好的学校。我纳闷她转学跟去年发生的事有没有关系，不过看样子在电话里是问不出名堂的。她答应跟我保持来往。我的新同寝室者——克里丝和玛韵整天傻笑

不停。笑什么？我始终没弄明白。

十一月刮起了清新的寒风，吹落了树上的叶子，风起之处，败叶满地飞旋，形成一个个黄色的旋涡。当初来德冯上学，见到荒野中的秋天，觉得很奇特，后来却盼着闻到秋叶的清香，欣赏秋天的美景。天天下午我都要骑马徜徉在爽朗的天空下。一天，我从马厩回寝室，在信箱里拿到一封格里格的来信。

亲爱的贝特西：

我妈去世了。他们准了我两周丧假。葬礼后，我可以和父亲以及家人呆上几天。但我打算到德冯去几天，大约十八号到，盼着见你一面。

我跟你通了那么长时间的信，一直闭口不提迪莉娅，也许现在该谈上几句了，因为我到了学校很可能会见到她。我要说的是，我压根儿不指望迪莉娅发现分手后我身上发生的种种变化。也许一分别就该给她写信的，只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从来谈不多，那些日子里我对女人的最大兴趣是设法与她住得近一些。嗨，我可不是说性交是件无所谓的事儿。我曾同一个漂亮的中国女人呆了四天四夜，总也憋不住要跟她作爱。我在这儿认识了两个护士，毫无疑问，她们属于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与她们相处，使我懂得，同女人的接触不只是睡觉。我是把你当一个女人看待的。

一个人处在这儿的环境中许多方面都起了变化。

再见。

格里格

我合上眼，使劲想象格里格的容貌，回忆他的嗓音。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十分亲密了，但他在学校念书时我们却很生疏，所以我得在脑子里搜寻关于他的视觉形象。我久久端详着他的像片……

与迪莉娅见面，格里格估计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我说不清楚。不过我有种预感，他知道她已经离开德冯也许会感到宽慰。我不想把打胎的事儿告诉他。

他信中的含意那么复杂，读得我头昏脑胀。一方面他说他希望与女人的来往具有某种"效益"，可是评论那个中国女人的话又叫我坐立不安，他究竟指望我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指望什么呢？他把我看作一个女人而不是个姑娘，我感到欣慰，可我又明明知道我还不是个女人。这两种矛盾的情绪弄得我坐立不安。迪莉娅装腔作势地炫耀她的性知识，闹了半天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尽管如此，我也为自己是个处女而感到窘迫。

第六章　爱的滋润

在德冯，我每周星期天下午五点左右给家里打个电话，父母总是等在家里。

“喂，妈。”

“伊丽莎白，亲爱的，你好吗？”

“伊丽莎白早已退学，去当加尔默罗会的白衣修女了，不过贝思挺好的，谢谢。”

“呃，别胡扯。你那儿今天下雪吗？”

“还没有，但可能会下。外面冷得要命。”

“学习怎么样啊？”

“挺好。我们英语课在读《一九八四年》，那是一本……”

“知道，知道，亲爱的，这本小说我很熟悉。亲爱的，我们听说你有个朋友在越南服兵役？”

“妈，难道你们派了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躲在我的洗衣篓里？”

“伊丽莎白，你在胡扯些什么呀。”

“我是说正经的，妈。打一年级起我就一直想问个明白。还记得那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你说你‘听说’我把夏洛特·奥尔森推进喷泉池里去了吗？”

“伊丽莎白，你的记忆可真好啊。不过我是不会泄露我的秘密的。将来你当了母亲，自然会明白这一切的。”

“谢谢。我想我得把寝室检查一遍，看看是否安了窃听器。”

“说实在的，你和你弟弟电视看得太多了。那个无聊的

节目叫什么来着……《失去的不可能》?”

“不错,妈。爸在吗?”

“他就在旁边,我让他跟你通话。”

“喂! 爸。”

“一切都好吗?”

“挺好的,爸。你今天有客人吗?”

“杰布·亨利同他的妻子刚来过。”

“我不认识他们。”

“宝贝,他是一个共和党的忠实支持者。他们要我在下次选举中帮助一些国会议员进行竞选。”

“他们老不让你闲着,是吗?”

“为此我感到十分荣幸。听着,贝思,我和你母亲听说你和一个在越南当兵的小伙子保持联系。”

“是的……”

“好吧,你回来后我们想听你谈谈他的情况。”

去马厩的路上,我猜测着走漏消息的途径。也许我的信被拆看后又重新封起来。这我在一部电影中见过。然而,此时此刻我有更重要的事考虑。格里格星期五就要到德冯来,我为他的抵达设想着各种场面。……

星期五那天早晨,天空乌云密布,曙光挣扎着从云缝中透出一丝亮光。中午下起了倾盆大雨。

我一会儿看书,一会儿理抽屉,一会儿又三心二意地做作业,变着法儿打发时间。后来又逛到别的寝室去,一屁股坐到床上,不管别人在谈什么,掺和进去瞎聊一气,……到了吃晚餐的时候,仍不见他人到,连电话都没有。

我突然想起母亲对我述说过的一件往事:有一次她在火车站等候未婚夫的来临,等了许久许久未见人到。她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跟他订婚的。那天晚上,她一直在芝加哥车站等候他。室外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地上铺着厚

厚的一层雪，可是老天仍不停地下着雪。虽然到候车室去要暖和得多，可是她仍然焦急地站在站台上，翘首眺望，恨不得透过雪片纷飞的夜幕，即刻瞧见远处奔驰而来的火车。等呀，等呀……扬声器里传来了声音，通知等候发自波士顿的列车的人到站内报到。说是那列火车在芝加哥郊外出轨了，所有受伤的旅客均已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她赶到那家医院才得知她的未婚夫不在幸存者之列。她的精神几乎崩溃，觉得自己今后再也不会爱上另一个男人了。后来遇上我父亲，她才又爆发出爱情的火花。第一次见面她就意识到他们会相依为命，白头到老，但是她没有把这事给抖出来的。她对我说，“伊丽莎白，这样的事儿该瞒的要瞒着点儿，别把牌全摊出来。”……

父亲是在一家豪华的餐馆向她求婚的，餐桌上点着蜡烛，母亲说，除了那优雅的环境之外，她对此有点失望，因为她从小就幻想着她未来的丈夫同她荡舟于湖中心，单脚跪着，一面拨弄尤克里里琴，一面向她求婚。我能想象出，父亲要是听了她这番话会有多么惊愕。在餐馆他或许可以从哪儿找到一把尤克里里琴，可是荡舟这玩艺就不好办了。不过，把她送回公寓后，他再一次向她求婚时，是单脚跪着的。

我在黑暗中，冒着瓢泼大雨，穿过仓前空场，来到餐厅门前，我的雨靴和裤子上溅了泥浆。一进门我就瞧见了格里格。他坐在一张餐桌旁，身边围了一大堆学生。从他那兴奋的手势以及听众的反应，我明白他是在叙述战场上的事。

我象只落汤鸡，样子十分狼狈，正想溜出去，他却走过来，抓住我的双肩，然后紧紧地搂住了我。

“我担心你来不了……下着这么大的雨，路上不方便。”

“是啊，路上是够糟的，不过跟越南的处境比，这不过是小意思。嗨，贝特西，你真帅啊。”

别后重逢，我有点尴尬。一位教师热心地提醒我们已经开饭了，这才把我从窘境中解脱出来。我们坐到格里格刚才坐的那张桌子旁，他一落座便又滔滔不绝地叙述起来。餐桌旁大多数男生都听入了迷，忘了吃饭，我纳闷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将来会去当炮灰。这餐饭的时间似乎特别长，餐毕道格·珀塞尔邀请我们去玩会儿落袋。

格里格邀我打了一场。我告诉他我累了，想回寝室休息。

"我送送你，"他说，"说不定今晚外边有狼哩。"

娱乐室里别的男生便开始起哄，道格大声嚷道："伙计，可别胡来啊！"格里格嘻嘻地笑着陪我往外走。

雨停了。一路上月光在一洼洼雨水中跳跃。我们默默地走着，过了一会儿，我俩突然同时开口了。

他说："今晚我说得太多了吧？"

"我刚才正要说，我倒不是介意或是什么的，只是提醒一下罢了。"

"嗯，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我估摸你还不明白。他们是我的第一批百姓听众，这就是我今晚话多的全部原因。也许我刚才有点儿激动。"

"这以前，我从未意识到自己是个百姓。你打心眼儿里觉得自己跟这儿的人不一样，是吗？"

"我是和大伙儿不一样。"

"从某个方面来说，你确实不一样，但那只是暂时的，待你服役期满回来后，你不又是我们中间的一个百姓了吗？"

"也许是的，"他说。"我开了一天车。明天见，好吗？"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两眼，一只手搭在我腰际。

"晚安。"我迅速开门跑了。沸腾的思绪，以及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茫然感折磨得我精疲力尽，所以一倒下便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天空晴朗，阳光明媚。只有地上的水洼、潮

湿泥土的气息以及一切都仿佛被擦洗过的样子表明曾下过一场暴雨。格里格没来吃早饭，我决定到畜栏去干点儿活。正在我弯着腰擦洗马蹄子时候，我看见一双靴子出现在我眼前。

“我知道能在这儿找到你，”格里格说。“你愿意和我一起骑马出去逛逛吗？我可以向学校借一匹马。”

“当然愿意，这太棒啦。你去把马鞍子备好再来好吗？”

下午起了点风，天空却晴朗。格里格骑马的笨拙样子把我逗得哈哈大笑。我们沿着小溪来到一个树木遮天、太阳照不到的树荫下下了马。

“格里格，你母亲去世我非常难受。她得的是啥病？”

“癌症。”他说着伸出一只手来搭在我的肩上，盯着我的双眼，“别伤心，贝特西。从我记事起她就得了病，我们都晓得只是迟早而已。这么多年来一直知道她要离开我们，真不是个味儿。可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反而因此感到欣慰。要是我不知道，保不住就是个十足的淘气鬼，尽惹她生气了。我们在一起没有多少年，可是我们过得很愉快。”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我想你大概已经知道迪莉娅不在这儿念书了吧？”

“是的，道格昨晚告诉了我。嗨，贝特西，瞧。”他指向小溪，那两匹马儿用鼻子挨擦着对方。“看样子它们在发情呢。你怎么啦，贝特西？你脸红了。”

自从收到格里格的信说要回来，我一直很紧张，此刻方才轻松一些。我觉得我和一个自己熟悉的人呆在一块，他也同样地熟悉我。待我们回到学校后，半爿天已经暗下来。

太阳落山了，我们坐在畜栏的栏杆上，聆听着夜之声，望着月亮。我的马儿把头靠在我肩上。

“在越南，夜晚有时候特别黑，我敢说月亮离那个国家最远，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远。星星也特别朦胧，从来不见它们闪烁。”

过了一会儿，他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上那儿去吧。”

他指着座落在山顶上的草料仓。那儿一捆捆干草堆放在一大块金属屋顶下。听说情侣们总上那儿去作爱，所以心里十分清楚到草料仓去意味着什么。我预感会到来的这一刻竟来得如此突然，我都来不及害怕……。我们登上山，爬到最高一捆干草上面。格里格躺下去，仰面朝着我笑。月光照在地上，把影子拼成一种种图案，我真想说多么美啊，又不忍心打破这醉人的宁谧……

他双手抓住我的肩膀，轻轻把我拽倒下去。……他从我的脸一直吻到双肩，我感觉他的嘴既温暖又富有保护性。他抱着我从他身上翻到另一侧，然后动手解开我罩衫的扣子，手到之处印满了吻。我感觉风儿从我胸脯拂过，然后便是他那暖烘烘胸膛压在我的胸脯上。我犹如在梦境中一般飘飘然，思维和说话变得越来越困难……

“格里格?”

“请别阻止我。”

“我不是想阻止你，只是想告诉你我以前从未作过爱。”

“啊，贝特西，你是我所认识的最迷人的女孩。”他低下头吻了吻我的下巴。我笑了。

“乐什么呀?”

“过去有一段时间里，你是绝对不会认为我‘迷人’的。”

“也许是，也许不是。但不管怎么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

他把身子挪到我身上，吻着我的脸颊，然后在我耳畔嘀咕：“就当这对我俩都是第一次。”他紧紧地搂着我，我也使足了手臂和腿脚的力量搂住他……

之后，我不知怎的感到欣慰，这是格里格而不是别人，我信赖他。当时我瞧着他的脸，瞧着他的身体；阴影和月光在他身上晃动，仿佛在争着吸引我的注意力，我尽力在心里记住每一个细节……

第七章 乌 云 笼 罩

第二天上午，我在餐厅里吃早点，盼望着格里格的到来，却尽量克制着少朝门口张望。我面前放着的两杯咖啡都凉了，我又到供应台去要了一杯。学生要到了三年级才有咖啡喝；我从不爱喝这玩艺，可是如果不充分享受老生的待遇，好像又有点可惜似的。我取了咖啡回到桌旁坐下后，忍不住又朝门口瞄了一眼，果然格里格来了。我们的目光相遇，我慌忙避开他的目光，装作一门心思在搅咖啡，把牛奶和糖拌均匀。然而心里却紧张得没法喝。

有一回，母亲叙述她与父亲第一次约会的情景：她傻乎乎地点了只汤，结果发现手抖得厉害，汤匙都拿不稳。她对我说："第一次约会千万别点汤。"我心里想，是不是所有的母亲都这样关照她们的女儿？我端起咖啡杯，看看手稳不稳当，见咖啡晃到了杯口边，差点儿没泼出来，便知道可能会出洋相。

我抬头瞥了一眼格里格，见他正向我走来。我仿佛觉得整个餐厅忽然静了下来，二百双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俩。我双手抖得不行，肚子也一阵阵颤动，发出叽哩咕噜的响声，仿佛在嘲笑我。我以为餐厅里人人都知道昨晚发生的事，而且一清二楚……他终于来到了我的桌旁，挨着我的椅子跪下一条腿——这时餐桌的椅子都有人坐。接着他把我的手从桌上提起来，放到唇边吻了吻。

吻过手之后，他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楚，因为餐厅里爆发出了一阵鼓掌声和欢呼声。我羞得满面通红，恨不得

一头钻到地底下去。过了好一阵子我才回过味来，明白这是我一身中最最幸福的时刻。顿时，我浑身感到暖烘烘的，同在干草棚里感受到的一样。

“你说……”我清了清嗓子。“你说什么来着？”

坐在我边上的那人起身把座位让给了格里格。

“我说‘早上好，美人儿。’”

“你也早上好。”

“怎么样？昨晚睡得好吗？”

我点点头。“你呢？”

他笑着摇摇头，端起我的咖啡，呷了一口：“今天打算干啥？”……

我喜欢他问我晚上睡得怎样，生平这个问题人们问了我无数次，然而此时此刻格里格问，却显得那么热切，那么意味深长。

“道格今天下午想跟我玩会儿橄榄球。你也一起去看看好吗？”他邀请道。

下午我来到球场，太阳已把草儿晒蔫了。我坐在露天看台上，观赏格里格和道格两人对阵。他们玩罢之后，我们三人都躺在草地上，伸开四肢，偶尔扯上一两句，惬意地把时间打发过去，直到暮色降临，我们才向仓前空场走过去。

晚上我们一起到学校教堂做礼拜。这时我才想起给家里打电话的事。从教堂出来时，我叫格里格陪我去电话亭。

“喂，爸，我是贝思。”

“贝思，我们正想给你打电话呢。你好吗？”

“很好。你知道只是……”我朝格里格瞟了一眼，他正咧着嘴笑呢，“……学习有点儿忙。你和妈都好吗？”

“好，好。象往常一样，忙忙碌碌。这儿的情形你是知道的。”

他指的是在萨克拉门托的州长官邸。我每次回去探亲

都尽量安排在他们回到倍莱尔我们自己家的时候，因为呆在州长官邸中神经总得绷得紧紧的，一刻也休想安宁。有一次我到那儿去探亲，无意中摁了一只隐蔽在窗帘后的按钮，倾刻间报警器嘟嘟地鸣叫起来，一群直升飞机降落在屋顶上。

我让父亲把母亲的分机也接通，然后向他俩表示歉意，说我因要赶回去继续复习、准备星期一上午的考试，不能跟他们多谈了。我和父母的通话把格里格逗乐了。我们离开电话亭时，他若有所思地问："你们的通话总是这么简短？"

"通常是这样。"

"有一个当州长的爸爸，是个啥味？"

我耸耸肩："跟有一个做老百姓的爸爸一样呗，也许还不如。"

他笑了："你爸爸原来干什么工作？"

"我也弄不清。打他复员回来后，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没个准儿。开过两爿小店，曾经竞选过一回市政会成员，整天泡在军团里。"

"军团？"

"是啊，美国军团，是个退伍军人俱乐部。"

"噢？"

我们往前走着，他把手搭在我肩上。

一道月光照在干草棚上，我们心照不宣地往老地方爬去。格里格把我拽进怀里……。

月光撒遍我们全身，我知道时间不早了。

"伙计，你在想什么？"

"贝特西，明天我要走了。"

"为这个发愁吗？"

他摇摇头，把手臂搭在我肩上。我依偎在他的怀里。

"贝特西，我打心眼里想真诚待你。我没耍过你，今后也不会耍你。只是……在那里我保不住哪天会出事，……

疤，至于我们俩……”

“你没有必要说这些，”我对他说，“我并没有非要你娶我什么的。”

“贝特西，我非常喜欢你，……我要说的是，目前我这条小命不是捏在自己手里，没法保证不出事。并且我也不想让你伤心。”

我们互相瞧着对方，瞧了许久许久。我想到了冬天，想到在圣诞节之前把马儿寄养到菲克尼斯去——就是没有想到格里格。

他用双手捧起我的脸：“听我说，如今你是最了解我的人了。这对我来说是至关紧要的。我不想失去这一点。”

第二天，我送他走了。

三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在信中叙述了亲身经历的险情，以及亲眼目睹的惨状。格调低沉。读罢来信，我想，他与我相隔万水千山，可是离死亡仅一步之差，心里不禁泛起一种沉重感。

第八章　从痛苦到吸毒

由于下了一场大雪，学校提前放了假。我把哈穆尼托运到菲尼克斯寄养，自己搭学校的汽车到菲尼克斯，坐飞机回家了。

母亲坐着那辆高级轿车来机场接我。自从父亲当选州长，这辆车便成了父母生活中的常用物。

“伊丽莎白，你干吗象那样躺在座位上？我跟你说过多少遍，那样会驼背的。亲爱的，请坐正。”

父亲当州长后，我们在偕莱尔的家里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屋前屋后岗哨森严，车道口竖起了铁门。无论同父亲到哪儿，总有一小队装备精良的卫兵前呼后拥。当然啰，还有那辆高级轿车。显然，州长们必须以世上最有气派的交通工具代步。自信本是我天生的气质之一，可是每当我离开德冯来到父母跻身的上流社会，我言行举止中的这种气质便即刻丧失殆尽。只得萎缩着脊梁骨，把身子蜷曲成一个大问号。

不知为什么，每当我感到尴尬的时候，布赖恩却总是非常兴奋。

我们到达车道口时，一个在门里站岗的警察把沉重的铁门打开，哈着腰从车窗口外把头探进来说：“早安，夫人。”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使我想起森里格，也许是那双眼睛或者那副笑容，也许是我见了同样的青年穿着同样的制服之故吧。

在这个州长官邸里，布赖恩的房间是我最爱呆的地方。

虽然四壁糊着印有《荒凉的西部》的插图，漫画和图片丢得满地皆是，乱也乱得叫人自在和轻松。我的房间四壁糊着花红柳绿的墙纸，窗口挂着花红柳绿的窗帘，床上罩着花红柳绿的床罩。一走进这样的房间，我就觉得好象掉进了一只大花盆。我常常纳闷，家里是否收藏有一本过期的《美化家庭》杂志，上面主张宜用枪炮装饰男孩的房间，用花卉装饰女孩的房间。

我们俩在洛杉矶没几个熟人。我在德冯读了三年书，布赖恩在萨克拉门托上学。这条街上，我们就认识艾迪生一家人，我父母对他们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反倒使这一家人对我和布赖恩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凯利·艾迪生与我同龄，她弟弟比她小三岁；再说，他们的父母从来不盯在他们屁股后面管这管那，这无疑是我爱去找他们玩的最具有吸引力的方面。

星期六上午，我们到他们家去玩了一天。回来以后，母亲问我们干什么去了。

"就到艾迪生家玩了一会儿，"我回答。

"哦，艾迪生家。布赖恩和你一起去了？"母亲追问道。

母亲身材矮胖，皮肤白皙，容貌俊美。她是半个瑞典人，这使她继承了很多缺陷，比如皮肤一晒就黑；又比如体重超过十磅怎么也减不掉，尽管吃甜点心她从不沾掼奶油，吃面包决不抹黄油。她总是把自己梳洗打扮得十分完美，并且她用来梳洗打扮的时间也是创记录的。一天早晨我给她计算了一下，她从起床，穿上藏青色沙诺尔式上装，套上与之般配的鞋子，戴上珍珠耳坠，走到正门一共用了二十九分三十六秒钟时间。我设想要是她处于我的境地，学校断电期间，点着蜡烛，用一把梳子和一些融雪，站在镜子前花五分钟时间胡乱梳洗一下，那还不把自己弄得象刚从《城镇与乡村》中走出来的人。她到机场来接我的时候，我浑身上下又脏又湿，心想明天的报纸肯定会刊登一则新闻：州长夫

人怜悯丑姑娘。

“艾迪生家那孩子俩对你总有股子魅力啊，”她说，“我真弄不明白。要是你不带布赖恩到那儿去，我可是感激不尽。他这个年纪，见什么学什么。”

“他们有什么让你看不惯的？”

“那些孩子没人管教，简直成了野孩子。谁知道那个家里是个什么样儿。”母亲说。

“说得对，妈。简直不堪设想。烘馅饼皮屑落在起居室地板上都发了酵，发霉的浴巾扔在浴缸中无人问津。沙发垫子不在沙发上，丢得满地皆是。你知道，我再也不想到那里去了。”母亲瞧着我，那神色仿佛我说的是外国语。我朝她挥了挥手，便溜之大吉。

第二天早晨，耀眼的阳光透过沙窗照射到卧室里，一早就把我弄醒了。在我的印象中，好象星期天总是出太阳的，我们从来没有冒雨去做礼拜。

父亲当选州长之后，我们家星期天做礼拜的简单仪式便添了几分新的色彩。我们来去都坐那辆高级轿车，待我们到达那儿时，一大群记者和摄影记者早已在等候我们。这一天，我们在一片嚷嚷声中挤进教堂，那些人大声问道：“州长，你打算如何治理伯克利？”“你对流产法案持什么态度？”父亲只是笑笑，并不答复。回答这些问题自有时间和地点，但不在教堂。

做礼拜的时候，我郁闷地想到我们的生活又受到了新的干扰。如果从此以后做礼拜就是这么回事，我宁愿不去了。

“爸，我可以和你谈一会儿吗？”那是傍晚前的光景，大多数人在观看足球赛或以别的方式休息。父亲在书房里写东西。

“当然可以，贝思。下星期我得作一次演说，这会儿正在起草。”他放下钢笔问，“你想说什么来着？”

“我再也不想去做礼拜了。”

“哦?”他说着把笔记本推到一边,“为什么?”

我没法对他说,是因为我讨厌坐那辆高级轿车,讨厌与那一帮记者纠缠。拿这一点当作不做礼拜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我是个不可知论者,”我对他说。

一阵沉默。他拿起钢笔在手中转了几下,又放到桌上。“贝思,这真叫我伤心。我和你母亲费尽心血,想把你扶养成一个敬重上帝、敬重他的教诲的人。”

“爸,《圣经》不是上帝写的,是人写的。”

“不,贝思,那不是真的。也许是人把《圣经》记录在纸上,但他们只是传达上帝的训喻。你这是想告诉我,你不信上帝?”

我明白刚才应该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讨厌坐那辆该死的高级轿车。“爸,我没这样说。不可知论并不是说不信上帝,只是吃不准罢了。”

“这事希望你再考虑考虑。你母亲知道了会大失所望的。”

“爸,我不愿去做礼拜的真正原因是……”我抬起头瞧了他一眼,“我讨厌那辆高级轿车和那帮子记者。照我的看法,做礼拜不象这样的,仅此而已。”

他若有所悟地瞧着我。“贝思,仅仅因为做一个不信上帝的人给家里丢脸而感到害臊,就没有理由去含糊其辞地编排记者。”

“爸,这是实话。这一切使我觉得好象生活在一只金鱼缸里,一天到晚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你已习惯了,可我觉得太显眼,不自在。好象我们再也享受不到安宁的生活了。你明白吗?”

“唉,我弄不懂,贝思。我以为年轻的姑娘喜欢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

我叹息一声，然后转身出去。

“贝思，答应我一件事好吗？别跟塞缪尔外公提起你那不可知论的玩艺，那会使他心碎的。”

那天夜里我梦见自己站在父母家附近的一条十字街口中央。我听说上帝要打那儿经过，可是不知道他会选择哪条路。我站在街口中央，这样不管他走哪条路，我都不会错过他。我伫立在那儿，等待着，直到醒来。

我想把这事告诉父亲，我想他能够给我圆梦，从中也许他可以看出，我并非是一个异教徒。第二天早晨，我见他在厨房里修理一只柜子，一条腿跪在砖地上，一手握着螺丝起子。

“喂，贝思，我一个人好象没法把这扇该死的门装直了。来，帮我把它托住。”

“装好门，你想散会步吗？”我说着尽量把那扇门托稳当，“也许我们能找到一座放风筝的小山坡，跟咱们家老房子后的那座山坡一样好。”

“我愿意，贝思，不过我还有工作要做，有许多法案要审阅，另外，我还得把那篇演说润色一番。”

我坐在砖地上，心里琢磨着该不该再提不去做礼拜的事儿，想想还是决定不提。我也没把那个梦告诉他。许多年之后他还提到我终止信仰上帝的那一天。

圣诞节前的第三天，我又到艾迪生家去玩了一趟。凯利呆在自己卧室里。同往常一样，帘子遮着窗户；她也同往常一样，吸足了麻醉品，躺在床上愣愣地瞪着电视。我在床沿上坐下，她同往常一样请我吸麻醉品。这一回我接受了，一口下去只觉得烈烟呛着肺部，顿时失去了知觉。第二口吸过，我便感到头晕目眩，有点儿飘飘然起来。

回家的路上我咧着嘴巴朝树傻笑。马克，那个使我想起格里格的小伙子，给我开了门。我瞧着他说：“嗨，以前

怎么就没注意到你那顶帽子?! 下回我们扮演呆子帽商能不能向你借用一下?"

"贝思……你怎么啦? 喝过酒了?"

"喝酒?"我把手搭在他的袖子上，凑到他面前:"马克，你待我这么好，我告诉你个秘密。我没喝酒! 不，听着，这不是秘密。我的秘密是……"我凑得更近，压低声音说，"我吸足了麻醉品!"说完，我大摇大摆地直闯州长官邸，晃晃悠悠地来到起居室，一屁股坐到那只锦缎沙发上。待我发觉布赖恩站在跟前注视我时，已经不知过了多少时间。

"喂，我没听见你进来嘛。"

"可不是吗，你显得有点不对劲儿。麻醉品的劲儿可真不小啊，贝思?"

"麻醉品?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在说什么呀?"

"我在说什么呀? 你自己又在说什么呢?"

"等一等。我在说什么? 等一下! 嘘……"我听见过道里响起了母亲高跟鞋的声音。

她走了进来，身上穿着一件长长的夜礼服，手臂上搭着一件貂皮大衣。她神色古怪地把我们和那只沙发打量了一眼，说:"我和你父亲马上要出去吃晚饭。玛丽亚为你们俩做了点烤鸡。我们要不了多久就回来的。"

"太好啦。恐怕贝思饿坏了，"布赖恩说。

到了九点，我累得眼皮都抬不起来，便上床睡觉了。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我才醒。起床后，我骑着自行车在倍莱尔附近闲逛，观赏着精工细作的圣诞装饰物，独自一人把这一天打发过去。回到家，马克见了我显得有点儿冷漠，不过我也没把这事往心里去。

我上楼的时候，母亲在卧室高声叫唤:"伊丽莎白，请到这儿来一会儿好吗?"

父母亲坐在那两把椅子上，每逢盘问我们或商谈其他什么重大事情，他们总是坐在这两把椅子上的。

“坐下，伊丽莎白，”她指着壁炉旁的一把椅子说。

父亲清了清嗓子说：“刚才有人告诉我们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就是外面那个年轻的卫兵，尼克——不，他叫什么来着，宝贝？”父亲记性强，除了人的名字什么都忘不了。

“马克，亲爱的。”

“对了，马克。他告诉我们你在学着吸麻醉品。这个小伙子说，他是经过一番内心斗争才来找我们的；他说，如果他不说出来，万一出了事他会感到内疚的。”

出事？出什么事？“我没学吸那玩艺儿。我只抽过一回儿草叶儿，仅此而已。”

“听着，伊丽莎白，”母亲说，“你的朋友告诉我们……”

“他不是我的朋友！”

“好吧，不管是什么罢。他好象觉得事情比只吸一回严重得多。此外，你从哪儿弄到大麻的？”她从牙缝里挤出这个词儿，毫不掩饰她对这玩艺以及正在谈论的事情的厌恶感。

“我在学校从别人那儿搞来的，记不得是谁了。放在身边有一阵子了，那天躺着没事，便决定拿出来尝尝。我再不沾这玩艺了。”我把事情都瞒过去了吧？

母亲挥挥手，不让我解释下去，说：“呃，伊丽莎白，我根本不信你这是第一次，唯一的一次。我听到过你们这些孩子常听的那段曲子。别以为我不知道‘给我点火’是什么意思。我可不是三岁孩子。”

“你以为‘给我点火’是首吸毒歌儿？”

“你休想糊我。那歌里分明唱道大伙儿给彼此点……大麻叶烟卷，你们管这玩艺叫什么来着？这样的歌儿煽动性可大啦。”

“贝思，你能保证不再沾这玩艺了吗？”父亲问。我点点头。接下来父母的训诲便是一连串模糊不清的词藻和《读者文摘》上的预言：什么抽草叶儿是抽海洛因的开始啦，什

么十几岁的青年人正在走向罪恶之地啦，什么到了2000年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学生都将成为吸毒者啦……。

我被关了一个星期，不许打电话，这样我便与外界彻底隔绝了。我怨马克，怨父母，可心里明白应该怨自己，怎么可以对着警察的耳朵嘀咕，说自己干着违法的勾当呢?！

出不了门，没法购买圣诞礼物，我便花了两天时间拼贴一幅画儿作为送父母的礼物。我采用了玻璃珠、贝壳以及我所能找到的任何东西，不知道该把它拼成个啥样儿。但我明白，不管怎样他们都会把它珍藏起来。历年来我做了许多古怪的艺术品送给他们，他们都一一珍藏着。

整个圣诞节在我们家具有重大的情感意义。

圣诞节前夜我们每人要打开一件礼物。布赖恩送我一本莱德·泽伯林歌曲选。父亲述说许多年前过圣诞节的情景，那时候我们总给圣诞老人留一些牛奶和甜饼；我们还坐在壁炉前听父亲念《圣诞节前夜》。

圣诞节早晨，我们再互赠其余的礼物。父母谢我送他们一幅拼贴画。

我收到的礼物中有一件法兰绒睡衣，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阿姨送的，从我九岁生日起她就断绝了与我们来往；还有一双卧室拖鞋，要不是那条粘在上面的粉红色毛皮，还真象鹿皮鞋呢——这又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赠送的。父母送我两件毛线衣，一本关于马的书，一只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件"逢年过节"穿的衣服——想必是为了培养我对服饰款式的鉴赏能力。这件衣服用带金银条纹的波状布做成，只有母亲才能神态自如地穿出去。我穿上活象是一根裹着锡箔的芹菜梗儿。

圣诞节后的那几天我总觉得有些凄凉。

回到德冯我便收到格里格的来信，他是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中度过圣诞节的。

第九章 爱与恨的交织

一连下了几夜骤雨，德冯的地上泞泥不堪。我的同寝室者带回来一大堆圣诞礼物，欣喜若狂；而我却在考虑上大学的事，六月份我将从德冯毕业。我常常幻想去伯克利上学，在那里我将遇上许多对战争持与我相同态度的人。然而，我明白这是无谓的追求，父母宁愿出钱让我去莫斯科旅游也不会让我上伯克利大学。

有一次，我在晚间电视新闻中，看到一位年轻的黑人妇女就越战问题与副总统展开辩论。她以娓娓动听的声调侃侃而谈，驳得副总统张口结舌。这个妇女的名字叫阿莉西亚·华盛顿，是伊利诺斯州蒙克莱尔大学学生会主席。我给该校写信索取了入学申请表和简介。简介上有一幅该校的照片，那是一条传统的、覆盖着常春藤的走廊，里面聚集着面容忧郁而道德高尚的人士。读着简介，看着那些彩照——拍的全是喜气洋洋的白人学生，我以为自己弄错了校名。阿莉西亚能在这个地方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吗？我给电视台新闻部打电话，证实我没弄错，调查台肯定阿莉西亚是蒙克莱尔的学生。我这才寄出申请表，没过多久便收到录取通知，这使我非常兴奋。

毕业前几周，人们十分忙碌，也很动感情，大家把行李打起来托运回家，在校年鉴上签名，互相交换地址……

毕业后的前景既令人兴奋又叫人惧怕。那些尚未认真考虑过诸如战争之类的事情的男生，如今面临着两种威胁：

一方面是来自大学和父母的压力，一方面是远方战争的严酷现实。得过且过是不行的了：上不了大学或是被开除便可能去当炮灰。那些态度有点冷漠的男生如今成了积极的反战者，从东荡西逛无忧无虑的小伙子一变而为盘卷得紧紧的弹簧；坚定地站在反战立场上，死命反对赴越参战，生怕轮到自己上前线。在这狂热的气氛中，一项计划诞生了：戴着红袖章去参加毕业典礼，以示反战。我是德冯最早表示强烈反战情绪的人之一，当然应该参加这项活动。事实上，我根本没犹豫过，只是有一件事使我处于危难的境地，那就是在毕业典礼上讲话的是我父亲。我把这当作是对自己信念的考验。毕业前夕，我们坐在娱乐室里把红布裁成条子。

第二天早晨，我把为参加毕业典礼而买的白衣服取出来，摆在床上。这件衣服洁白无瑕、喜庆吉祥、富于女性特点，为了格里格，我要具备所有这些特点，以帮助他忘却数月来一直围困着他的恶臭的死亡之地。洁白无瑕，玉洁冰清，犹如一张白纸，我们可以在上面描绘自己的将来。总之，我们需要它。再过几个星期，他就自由了、安全了，我要好好欢迎他归来。

我小心翼翼地穿上衣服，套上白皮鞋，梳好头发，又特地抹了唇膏，擦了胭脂，还涂了一点染眉油。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自己简直象新娘子了。格里格曾经提过结婚的事，但是时间和空间把我俩分隔开了。现在我觉得，每过一周就与他更接近一步。几个月前我俩结成的感情纽带，在他离别之后似乎变得更加牢固了。有时候，想到自己爱恋着他，竟然大吃一惊。

父母约定十一点正到达。听到敲门声，我一看表，才十点钟，便一边开门，一边招呼道："喂，妈——"

"姑娘，恭喜毕业。"啊！没想到站在门前的竟会是格里格！他拿着一束美丽的白玫瑰，穿着崭新的制服，满面春

风，光彩照人。我惊呆了。

“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他一面问，一面张开双臂。我扑进了他的怀里，双臂搂着他的腰，无限珍惜寄寓在这躯体里的生命。他又一次存活了下来。我觉得他比以往更实在——更强壮、更结实，然而我也意识到，他在异域是多么的脆弱，当然仅指肉体而已。我把他抱得紧紧的……

我们走进寝室，把门关上。他把花束递给我，我全身心地嗅闻着浓郁的花香。

“这些是……我喜爱这些花儿，格里格，谢谢你。”

“美花献给美人儿。”他说着久久地注视我，抬手抚摸我的脸颊，然后顺着脖子往下滑动……。“这是最坚硬的部位，”他喃喃地说，“这是我最惦念的部位。”

我疑惑不解地望着他。

“真……温柔。过去我从未意识到这是多么珍贵。提心吊胆的日子我真他妈的过够了。有时候我都认不出自己啦。我忘了还有一种生存方式。我想念你，贝特西。”他轻轻地咬着我的耳朵，又吻吻我的脸颊。然后把我抱起来，放在膝上，搂着我，把头靠在我胸前：“在那儿，我每天都想与你作爱的情形，念念不忘。”

他吻我表明他是多么需要我。于是，我也吻他，让他明白我也同样地需要他。这会儿，我忘掉了毕业典礼，忘掉了父母，忘掉我们班的抗议，只觉到一种销魂慑魄的亲密感，如此强烈，以至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我们。我相信我对格里格的爱能够保护他，使他免遭战争随时可能降临到他头上的一切沉重打击……甚至死亡。

毕业典礼在行政楼边上一块绿荫遮天的草坪上举行。草坪上摆好了椅子。毕业班的学生穿着白衣裳黑外套，鱼贯而入，组成的一幅完美的画面，却被愤怒的红袖章劈砍得七零八落。为了避免在最后一刻受到纪律处分，我们一直

等到毕业典礼开始才戴上袖章。入场时，校乐队演奏"排场曲"，我们昂首阔步，从中间通道走到前排入座，这时家长们和校方领导都瞪圆了眼睛瞧着我们。当时我以为，我们大胆的叛逆行为震惊了校方，然而后来才明白，我们在筹划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他们知道，采取措施制止的话只能激怒我们，给学校造成不利名声，所以用了缓兵之计。平和的示威伤害不了谁。

毕业典礼开始前，我把格里格介绍给父母和布赖恩，此刻他们一起坐在听众席上。

父亲的演讲是一篇热烈赞美美国的颂文。他说，年轻人都有机会受教育、干事业，都有机会赢得报效祖国的荣誉。有一次他朝听众扫了一眼，仿佛要从中找出戴红袖章的人："对于那些觉得非要示威反对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同学，我只希望你们有朝一日能够意识到，生活在一个赋予你们示威自由的国度里是多么幸运。"

场上掌声雷动。格里格似乎鼓得最响，我看见他似乎激动得热泪盈眶了。毕业典礼结束后，我朝他们走去，见父母笑容可掬，神情专注，大抵在听格里格叙述战争的情况。父亲对我说他觉得格里格是个好小伙子，"贝思，我们邀请他到咱们家去住几天，可他说得由你决定。你看怎样？"

他们没让格里格住在我隔壁的房间，而让他住在过道尽头的客人卧室。这样，父母的房间便介于格里格和我的卧室之间；这一点我无法忽视。等大家都上床之后，我每隔一会儿便朝门外窥视一下，盼望父母房间的灯光早点熄灭。女仆每晚十一点用托盘端两杯牛奶给他们喝，通常他们喝罢便马上睡觉。可是今晚不知怎么，他们老不熄灯，仿佛要熬通宵似的。我猜想他们在谈论格里格。我又朝门外窥视了一下，见布赖恩顺着过道走过来。

"你在干什么？"我小声问道。

“我饿了，下楼到厨房去。你在干什么?”他抬眼看了看那条透亮的门缝，“等着他们熄灯?”

“布赖恩，你要是告诉别人……”

“嗨，别害怕。只是在那边别弄出响声来。我需要甜甜地睡一觉，好吗?”

直到父母亲的房间熄灯，我才蹑手蹑脚地沿过道走去。我轻轻拍了拍格里格的房门。

“进来。”

我推门进去，见他在黑暗中坐着，两手垫在脑后。“什么拖住了你?”他问。

“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儿?”

“我思念了你七个月，”他低声说着双手捋我的头发，“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每一幅图画，你都居于画面中心。我在任何地方看到自己，同时也看到你。你究竟是怎样使我如此迷恋你的呢?”

“我们家曾雇过个海地人当管家。她教我学会了巫术。”

他朝我淡淡一笑。我们接吻时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

格里格搂着我翻了个身，我便仰卧在了褥垫上，他朝着我侧身躺着。我穿的是一件轻薄的棉布睡衣，他慢慢把睡衣往上挪，一直挪到我的胳肢窝下。然后，我感到那熟悉的手指在我身上抚摸。当他的手移到曾经触摸过的部位，我觉得身子紧张起来。“放松些，贝特西，”他嘀咕着在我肚子上印满了吻。“我要露一手给你瞧瞧。”他似乎不可能比我更了解我的躯体，然而没几分钟他便在我体内挑逗起一种感觉，倘若我有时间思索的话，这种感觉会把我给吓死的。我觉到体内涌起一阵冲动，从身体的各个角落呼啸而来，犹如千百个高音符撞碎了千百块窗玻璃。我咬着手腕，极力克制着不让嘴巴喊出声来，不让手臂抽打格里格的肩膀。渐渐地我瘫软了下来，仿佛血被抽干了似的，只能一动不动地

躺在那儿……

待到能够开口说话时，我转向格里格问："你是怎么鼓捣我的？"

"你说呢，"他应道，然后笑了。

"你从哪儿……学的这一手？"

"我们在那儿并不光学杀人这一行啊，"他说着朝床头柜转过身去。我明白那话里有音，也明白自己无须刨根问底。

他把我拽往怀里，我就势扑进去，尽情地嗅闻他身上的气息，感受他身上的温暖。"我得回卧室去了，"我喃喃地说，"要适可而止。"我用手臂搂住他，"记着，格里格，再过四个多星期，你就要永远回来了。听着，我在纳闷……你的服役马上要结束了，他们怎么会准你假的？"

他转过身来瞧着我："贝特西，我有话要对你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还有……噢，不。你是说他们要你继续呆下去？"

"不，贝特西——"

"那么……"

"我已签约再服役六个月。"

"格里格！"我大声吼道，马上意识到嗓音太大，便压低声音说："你已签约，这是什么意思？我弄不明白！"

"我要回去，贝特西，我自己想要回去。"

"你想去送死？"

"我现在还不能回来。这很难解释清楚，不过……我还没作好回来的思想准备。这就象……我也说不清，象一件未做完的差事。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的是，如果你回到那儿，你这条小命就可能会丢掉！你考虑过没有？"他当然考虑过。他肯定考虑过。这一点最叫我伤心，——他非要回去不可。"我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我也是没有办法，贝特西。我必须回去。不用为我担心，我会活下来的。我可不是那种吃枪子儿的胚子。”

“你脑子里装的就是……这种念头，是吗？你热衷于这场战争，你一心想回去再多杀几个东方佬？看来你在信中向我描述的那种杀戮欲也很合你的胃口。格里格，你曾说我也许会认不出你——待你回国后，我会发现你成了个陌生人。今天早上刚见到你时，我都不知道你在扯些什么，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你说得对，我不了解你了。也许你相信他们在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中心往你脑袋里硬灌进去的宣传，也许你是……”

“你在说些什么呀，贝特西。事情并不象你说的那样。要是你……”

“你说得对，我不了解你，一点也不了解。”我哭着摇头说，“你这个杂种！还跟我作爱，……你明知道你要回去，可还跟我作爱，好象一切都很好似的……”

“贝特西，请……”

我从他房间冲出来，顺过道往回跑。他跟了出来。我锁上自己的房门，他不停地敲门，恳求我让他进来。可我把头埋在枕头下，把他关在了门外……把一切都关在了门外。

第十章 对立公开化

早饭时，我呷着咖啡，慢慢地咬着一小块面包，装得好像昨晚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父母亲交换着眼色，我断定与我的哭泣以及格里格敲我的门有关。我的眼泪直想往外淌，嘴唇直哆嗦，这他们肯定都看得出来。我竭力避开他们的目光，不吭声，我知道如果一开口，声音必定会颤抖。

吃完早饭，格里格对我父母的款待表示感谢，并说他要去旧金山在一些朋友那儿逗留几日。

“希望能再见到你，格里格，”父亲握着他的手说，“你是个好青年。”

“是啊，”母亲附和道，“常来看我们。”

我驾车把他送往机场时，他对我说他希望我能理解为什么他非得回去。我告诉他我正在努力理解，可那不是实话。我觉得被他耍弄了。我没有送他到机场门口，只是让他在集散站下了车，我忍住眼泪，表情冷漠。他俯身过来，亲了亲我的脸颊就走了。我驱车离去时，想起父亲告诉过我的一件事：许多年来他与他父亲之间仅仅是握握手而已，但有一次他迫不得已地拥抱了他，而这第一次拥抱却成了最后一次，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他。

萨克拉门托这个城市我既不熟悉又不喜欢，虽然父母大部分时间居住在那儿，可我很少呆在那里。我把它看作是一个国事场所，从不认为它是一个供人起居作息的城镇。我开车经过超级市场和干洗商店时，惊讶地感到那儿竟会

开设这些店家。尽管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但总以为政府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操纵的，而把它想像成埋在文件堆里污秽不堪的旧楼房，无血无肉、死气沉沉，这是我孩提时代就描绘出的图画，后来亲眼目睹父亲天天下午穿着衬衫伏案工作，一面搔着头皮，一面行使着政府权力，我仍然死抱着儿时的偏见不放。现在我有时间来研究这个城市了，父亲也希望我这样做，可我却宁愿看看书，看看电视，宁愿懒洋洋地躺在游泳池旁。夏季里，萨克拉门托的气温很少降至华氏一百度以下，热气笼罩着整个城市，没有一丝风，夜晚也热得够呛。

一天下午，我觉得烦躁不安，便借了一辆装有空调、电话和天线的公车，向城外驶去，一个多小时后，瞧见费尔森监狱灰色的建筑物蹲伏在远处。我在礼品商店闲荡，观赏着犯人们制作的艺术品，想从他们的油画和雕塑——有的很寻常，有的古怪而艰涩——破译出他们所犯的罪。从此我便常常驾车到那儿去，这终于引起了布赖恩的好奇，他便和我一起去那儿。一天下午，我们驾车驶过数英里旱地时，我转过脸去对弟弟说，“听着，布赖恩，你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你对格里格的看法。”

他犹豫了一下：“我觉得这家伙并不像他装的那样，真的乐意当兵打仗。”

我注视着面前望不见尽头的道路：“打去越南之后，他变了。从某些方面讲我也不了解他了，甚至不再喜欢他了。”

“如果你处在他现在的处境中，也许你也会变的。我是说，假如他确信他是对的，别人错了，那么他似乎真会愿意当兵打仗。”他向窗外望去，“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这种地方吗？因为眼前的一切一目了然，决无峰回路转的奇景。”

我们在礼品商店里转悠，观赏油画和别的艺术品。

这家商店的托管人站在玻璃隔板前，被人监视着。其中有一个人，头发稀少，文静善良的面孔上架着一副金丝眼

镜。我犹豫了一下说，“对不起，可以问一下你是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吗？”

“我杀死了妻子，”他说着把一辆模型汽车上的灰尘吹掉。

晚饭时，我和布赖恩谈论白天在监狱的所见所闻。“那人一副慈善相，”我说，“竟然谋害了自己的妻子。”

“呃，你知道，贝思，这是一种常见的犯罪，”父亲说着用餐叉挑起一些米饭，“那些你怎么也不会怀疑的人、那些从未犯过罪的人，都会犯这种罪。这是一种由于感情冲动而犯的罪。”

“换个话题好不好？”母亲打断了我们的谈话，那神色仿佛她吃了什么不受用似的。

布赖恩竭力忍住不笑。“可是，妈，你不想知道他是怎么杀人的吗？”

啊！格里格来信了！

亲爱的贝特西：

在飞机场与你那样的分别使我悲痛欲绝，越战中出现的任何惨状都没使我这么难受过。我很抱歉。可是请相信，我并不想伤害你。这就是我没有当即告诉你我延长了服役期的原因，不过我当初没有想到这会给你带来如此沉重的打击。这意味着我比自己想像的要愚蠢得多，希望你能原谅我。我知道你会原谅的，因为我知道，尽管我伤了你的心，你仍然是爱我的，就像我爱你一样。那天你驾车送我去机场，我坐在边上瞧着

你，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伤害心上人该有多么痛苦。这样的痛苦我再也不愿经受了，说什么也要避开它。

衷心爱你的

格里格

避开它？避开它？避开它？

蒙克莱尔大学在密执安湖畔的一个古雅的小镇里。校园内古树参天，绿荫蔽日。茂密的长春藤攀缘在砖房上，大有不达到屋顶决不罢休之势。我分到房间后，便提着行李，拿着一件怎么也没法塞进手提箱的冬衣来到寝室，我的同寝室者已经来了。她叫比琳达，艺术专业二年级学生。

英语是我的主攻专业，我注册了现代文学、创作和现代诗歌等课程。不久我便喜欢上了诗歌这门课。怀尔德·海斯教员讲得兴奋时，——他似乎总是很兴奋——，便手舞足蹈，好象他的手能够在空中画出画儿来似的。他总是拉扯着他那棕色的鬈发，仿佛要把躲避在脑袋里的词儿拽出来似的。每堂课后，学生总是把他团团围住，有的问他问题，有的对他的讲解提出质疑。每当我看到他在校园里或是在餐厅里，在四方院子里，在去教室的路上被同学们包围的时候，他那瘦削颀长的身材总是鹤立鸡群地突出在一群热切的追随者之中，那情景活像一群记者尾随着父亲，从议会大厦的台阶跟到他用膳的饭馆，然后又跟到教堂外的草坪上。也许哪一天，父亲在淋浴室里，用母亲给他买的玳瑁长柄刷子往背上擦肥皂，嘴里有点儿走调地哼着“蒂普诺利路途遥远”的时候，会有个记者爬上梯子，突然把窗户打开，将头伸进去说：“对不起，州长，关于那项废品回收法案……”

从跨进校园那天起，我一直盼望见到的那个人，对我说来，仍然是个谜。我到处打听，才得知阿莉西亚·华盛顿是

政治专业三年级学生，是校内一切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可是，我没找到一个认识她的人，也没找到一个知道她个人情况的人。一天夜里，比琳达回到寝室时说，"你猜我在学生会里见到了谁？就是你一直想见的那位女士。我猜想他们是在开会什么的。"

从此我便每天晚上带着书去学生会，装出一副去学习的样子，可是去了许多个夜晚，喝了无数杯清水般的咖啡，仍没看到阿莉西亚的影子。

一天晚上，我坐在桌旁望着书本发愣，偶然听到隔壁房间里几个学生的谈话。

"我要说的是，我们不在加利福尼亚的学校念书真是万幸。"

"是啊，"另一个插话道，"坎弗尔德说不定会因我们的抗议把我们给毙了的，伙计，这种事情会发生的。他只要派出国民警卫队就可以把我们赶跑掉。"

我瘫倒在那儿，觉得脑袋一阵抽痛。有一次，在去萨克拉门托的飞机上，母亲听到后面的旅客谩骂父亲，便转过身去，狠狠地责备了他们一通。妈妈对我说，"我不允许任何人那样中伤你父亲！"

笑声从隔壁房间传来。听到别人中伤父亲，我感到难受，可是，我有能力为他辩护吗？我继续望着书本发愣。

总算有一天晚上我认出了阿莉西亚。她和另一些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脑袋凑在一起悄声交谈。其中一个女生站起来，开始散发传单。我过去拿了一张来看，原来是次日下午举行反战集会的通知。排定的讲演中有一个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他1967年曾参加示威游行，在向五角大楼进军的途中，惨遭警察殴打和催泪毒气的伤害，关于他所经受的折磨，他后来写了一本书。阿莉西亚也是排定的演讲者之一。

比琳达不想参加集会，她说不习惯往人堆里钻，我就独

自前往了。几百个人已经聚集在行政大楼前；虽然只占全校人数很小的比例，但这毕竟已是一大群。有人举着标语，上面写着“停止轰炸”、“我们决不当炮灰”，有人从征兵广告上摘取标语“军队造就人”这几个字，用红漆在“人”字前添上个“死”字。

轮到阿莉西亚讲话时，暮色已经降临，气温寒冷。晚风吹落了树叶。

她身材笔挺，魁伟健壮地站在讲台上。我立即辨认出她的演讲风度——热情洋溢，富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我第一次在电视上见到她时，她正是以这样的风度从容不迫地把副总统辩驳得哑口无言的。她谈到国外那场灭绝种族的大屠杀，谈到那场非正义的战争——政府甚至否认这是一场战争。她的遣词造句，十分谨慎。

“你们可知道凝固汽油弹扔到哪里就粘在哪里吗？知道它能把肌肉熔化掉吗？”听众鸦雀无声。“你们可曾见过这样的惨状：熔化了的肌肤从儿童的脸上流淌到他们的胸脯上。你们可知道八百磅凝固汽油弹扔进了越共的战壕和坑道？可知道凝固汽油会把那儿的氧气吸尽，里面的人即使不被烧死也会被闷死？如果你们知道正在进行的是这样一场战争，你们能容忍它持续下去吗？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这是一场必须制止的战争！”

她演讲完毕，我便挤过去，等待人们离去。当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人群散开时，我突然感到一阵胆怯，不由自主地退入人群之中，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听摇摆舞音乐会的歌星迷，在舞台门前徘徊。也许这时与她接近是不合适的，我望着她正准备转身离开，发现她正直视着我。此时，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她便向我走来。

“听说你想见我，”她说着把手伸过来。

“嗯……是的。”我握住她的手。“我叫贝思。贝思·坎弗尔德。”

“我已听说了，”她说。“你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她打量着我的服饰。

我笑了：“可能我也不像我父亲所希望的那样。”

她哈哈大笑。喜悦的表情改变了她的面容，使刚才演说的沉闷气氛顿时消失在夜空之中。

“听着，”她说，“我们什么时候聊聊。我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你。我住在离校园不远的一所公寓里。你住在哪个宿舍？”

我回到房间，把她的电话号码抄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多少年来我日夜思念的东西终于出现在我的面前，使我无比兴奋，激动得整个夜晚不能入睡。

我把到蒙克莱尔上学之前收到的格里格的来信又读了一遍，心里觉得该请求宽恕的是我而不是格里格。我这才意识到在飞机场非难他是多么自私的表现啊，白白糟蹋了我俩在一起的那几小时时光。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觉得当初自己是没有道理的；这使我感到无限悔恨、无比惆怅。现在要过六个月我才能再看到他的面容，听到他的声音和欢笑，对他说我是多么爱他。要过六个月我才能再瞧见他那双眸子，当初正是这双眸子不由自主地向我述说了他的内心苦楚。我写信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关心的就是看到他平安归来。

我给家里打电话，很少说起谁是我的朋友或者我在干什么，然而同往常一样，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听到”消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母亲通过电话向我唠叨说：“伊丽莎白，看来你已经和那里的激进分子结成联盟了。”

“你在说什么呀，妈，我记得从未说过自己和什么人结成联盟。”

我感觉到她耐住性子沉默了一会：“你一定明白，由于你父亲的关系，你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人。如果你参加那些示威活动，就休想不被人注意。”

“我就应该这样度过我四年大学生活吗?不被人注意?”

“我只要求你交朋友搞活动要有个选择,时刻把你父亲挂在心上,想一想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要求不过份吧?”

星期一上午没有课。我九点左右才醒,起床后睡眼惺忪地走进淋浴室。洗完澡回来我发现丹尼斯伸着四肢躺在我未经整理的床上看报。

“嗨,丹尼斯,你好不拘束啊。”我解开头上的毛巾,抖动开潮湿的头发,洒了他一身水。

“嘿,瞧你!开着门,我估计你不会走远。”

男生是不允许上楼到女生寝室来的。这是一条写在某处的戒律——没人清楚这些清规戒律究竟写在哪儿——在纸上显得煞有介事,实际上十年来从未执行过。

“你在想什么,丹尼斯?”

“早上你看过报纸吗?”

“没有。我刚起来。”我面对他坐在比琳达的床上,用毛巾擦着头发。他把报纸递给了我。

“你最好还是看看。”他从我梳妆台上抓起一根橡皮筋,然后把头发捋成马尾型。他给我看的消息刊登在第一版上:

> 由于学生的示威和罢课,加利福尼亚州许多学校面临关闭的危险。针对这一现象,罗勃特·坎弗尔德州长今天宣布:“务必保证学校照常上课,必要时可诉诸武力。在一次新闻会议上……

我把报纸还给他,去衣橱去找件衣服穿。

“阿莉西亚要我把报纸给你看。她估计有些记者会就此打电话采访你。今天早上已有人打电话采访过她。”他说着站起来,“伙计,不能老是采取鸵鸟政策啊。”

未等我穿好衣服，电话铃就响了。

“你是贝思·坎弗尔德吗？”

采访者是丹尼斯给我看的那家芝加哥报纸的记者，他想问我“几个问题”。

“无可奉告，”我对他说。

“你的政见与你父亲的正好相反，”他接着说。“我们知道你活跃于……”

“我说了，无可奉告！”

“这事你同你父亲商量过吗？”

我把电话挂掉了，心里明白，丹尼斯是对的，但这一切来得太快。

我找阿莉西亚找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找到。

“假如别人参加示威活动……那不一样，贝思。我们是小百姓。不过他们开始盯着你啦，因为你更具有新闻价值。你要适应它，并且要想点子对付它。你总不能老是说‘无可奉告’，然后就把电话挂掉，尤其是假如你父亲真的抱有我们认为他所抱有的那种欲望。”

我迷惑不解地瞧了她一眼。

这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日。我们安排在星期六即十五日进行一次示威活动，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反对屠杀生灵示威游行的最后一天遥相呼应。五万多人将在白宫前表示抗议，每人手持一块标语牌，每块标语牌上写着一名越战阵亡将士的姓名，或一个被摧毁的村庄的名字。

星期六中午人们开始聚集在行政楼前，人数比我们预料的多。参加者不仅是学生，还有家庭主妇和老奶奶。大家聚集在一起，挥臂高呼：“制止这场血腥战争！”

第十一章 信念之争

年底，阿莉西亚邀请我周末和她一起去看望她父母华盛顿夫妇。他们住在芝加哥郊外。那房屋的板壁光秃秃的，只残留着一些斑斑点点的白漆，表明这屋子原先是漆成白色的。

晒在晾衣绳上的被单在午后的微风中飘动。华盛顿太太从被单后面钻出来，展开双臂走向汽车。

“莉莎，见到你太高兴了。你好吗，孩子？”

“很好，妈，这位是……”

“知道，知道，是贝思。欢迎你来啊。没有什么招待的，不过你来了我们打心眼儿里高兴。噢，进来吧。阿莉西亚，你父亲在屋里。”

我们把买来的食品放在厨房桌子上。

“天哪，你们买了这么多食品！是啊，阿莉西亚回家来我们就能吃上好的。孩子她爸，你在哪儿？姑娘们来了！”

华盛顿先生长得瘦而结实。

“我们为莉莎感到骄傲。”他舒适地坐在椅子里说，“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会上大学，我有这么个预感。我当了三十年门卫——因为没好好念过书，只能干这么个行当——，可是莉莎，我知道她会有出息。她是我见到的最伶俐的孩子。记得有一次，一个白人女孩把她打倒在地上，从她头上扯走了所有的丝带。阿莉西亚披头散发地回到家里，立刻坐下来给那个女孩写了封信，指责她不该仅仅因为别人肤色不同而虐待人家。”

“得啦，爸，”阿莉西亚说，把手放在他肩上。“你把我说成天使了。”我从未见过阿莉西亚的面容那么温柔，可见她多么乐意和他们呆在一起。

“爸，还记得我们以前那个菜园子吗？”

“喔，记得，”华盛顿太太插嘴道。“莉莎一心想帮助我们养家糊口，她买了些菜籽自己开了个菜园子。可她不知道那要花多大功夫。过了不久，她似乎就失去了兴趣。”

“有一天，”阿莉西亚说，“妈要我去拔草，我正玩着呢，不肯去。结果，爸爸去了。想到我那么不负责任，心里真难受。”她向窗外望了好一会。

阿莉西亚坚持让我睡在她的床上。她自己在地上铺了个睡袋。第二天，我们在这个她长大成人的地区转了转。她告诉我，她小时候目睹那里的人们死命地干活才勉强得以维持生计，便决心日后定要帮助他们。

“爸爸常说，‘阿莉西亚，你是个聪敏伶俐的孩子，去上大学，将来当个律师，或者干别的什么重要的行当。’如今我正在为此而奋斗。”

“他们赞成你的政治活动吗，阿莉西亚？”

“不知道。如果他们不赞成，也不会说什么。他们为我而感到无比自豪，所以，我支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他们赞同与否都无关紧要。”

星期日晚上，我开车返回蒙克莱尔。在华盛顿家我感受到的温暖透过肌肤留在了我的心窝里。

我尽量把圣诞节回家看望父母想得乐观些，但我并不盼着回家。蒙克莱尔于十二月十五日正式放假，而我到二十日才离校。

当我坐着出租汽车在大铁门前下车以后，警卫走出来，上下打量着我，反复盘问道：“你究竟是住在这里还是来走访的？”

"来走访的，"我对他说，"我母亲是这儿的清洁工。"他瞧瞧我那长长的细绳般的头发以及那顶从救世军那里买来的羊毛帽儿，说："这还差不多。"

我按了按门铃，不一会儿便听见了母亲高跟鞋的脚步声。

"唷，你回来啦，伊莉莎白。"她亲了亲我的脸颊，然后迅速把印在我脸上的口红擦掉。"我们刚吃好午饭。我去招呼厨房为你做午餐好吗？"

"不，我吃过了。"

我慢腾腾地把衣服收拾好，希望尽快把下午打发过去，可是每隔十分钟看一下钟也无济于事。打上次探亲以来，我房间里又失去了不少东西，特别是那些衣服，母亲早就认为"该扔到垃圾箱去"，其实我刚把它们穿合了身。

我行李中有一本埃德里吉·克利弗写的《狱中之魂》，我琢磨着把它藏起来，结果却扔在了床上，谁走进房间都会一眼瞧见，而最有可能进来的便是母亲，她习惯每隔一定时间便在屋里巡视一回。

"伊莉莎白，你怎么不来和我们叙谈叙谈？我们都想了解你的新学校呢。"母亲瞥了一眼那本书，并没有收敛笑容。

"妈，你知道圣诞节我希望什么？"

"希望什么，亲爱的？"

"我希望你开始叫我贝思。"

"当然可以啦，伊莉莎白，既然你希望这样称呼你。"

我向他们详尽地描述了在蒙克莱尔的生活：课程很有趣，朋友有教养，宿舍舒适，气候宜人……自以为不会引起任何争论。

"你的朋友格里格呢？"父亲问。"他回来了吗？"

"不知道。他现在该可以回国了，可是我尚未收到他的来信。"

我希望尽早收到格里格的来信。他已经有七个星期没有音信了，我心里总惦记着他，漫长的等待终将结束了。电话铃随时都可能响起来，我随时都可能听到他的声音。

那天晚饭后，父亲来了个客人。“贝思，”他说，“你记得乔布·亨利吧。”他是父亲的竞选助理。“我们有些事要在这儿商量，你出去一会好吗？”

布赖恩在他房间里看《霍根的勇士们》。我挨着他坐在地板上，但过了大约十分钟便再也按捺不住想去偷听他们谈话。“布赖恩，你不想知道他们在那儿谈些什么吗？”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顺过道来到密室。母亲在楼下她书房里。我们站在关闭着的门边听见他们压低嗓音的交谈。

“……州长，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女儿政治活动的线索……，”我听见打开公事皮包的卡嗒声和翻阅纸张的瑟瑟声。“这是我们从联邦调查局搞来的一张照片，摄于最近的一次反战示威活动。”我能想象得出，那是一张模糊的放大照片，上面用红笔圈出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点儿，那显然是我的脑袋。“我们有一份档案，”他继续说，“是关于一个名叫阿莉西亚·华盛顿的姑娘。蒙克莱尔大学的一切反战活动都是由这个黑人姑娘组织发起的。她声称提倡和平示威活动，可是有人发现她与黑豹党的知名人物有来往。你女儿整天和她泡在一起。”

布赖恩笑着说，“你们总不至于在一起淋浴吧？”

“嘘！”我不让他出声。

“你明白，如果她继续卷进这种无聊的革命活动中去，那真可能会成为你的政治累赘。依我现在的看法，如果你要竞选总统，这还将成为你最大的绊脚石，活生生的绊脚石。别人会觉得你连自己的女儿都无法控制，怎么行呢？”

“我看这只是暂时现象，乔布，”父亲对他说，“你知道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一出门便是个什么样子。不过，使我大惑不解的倒是她那所学校。她把简介给我和她母亲看过，那

学校看上去象是个清净之地。”

“可是，情况变了，州长。现今那些好的学校也出现了捣乱分子。这些该死的东西到处在涌现。”

“好吧，既然你认为问题严重，乔布，我就和她谈谈。”

这是我第一次比较正式地听说父亲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而且这话原不是说给我听的。

第二天我如坐针毡地等待父亲来找我谈话。

圣诞节前夕，我坐在房间里阅读克利弗的书，母亲身穿红色羊毛套装，捧着一大把栀子花进来。她仔细地看着我手里的书。

“天哪，伊莉莎白，那人不是个被判了刑的强奸犯吗？”她惊呼道。

“他已向社会偿还了欠债，”我对她说。可是这并没能使她得到宽慰。“真的，妈，这本书值得一读。我看完了借给你看。”

“好了，我得去参加一个医院新侧厅的奉献仪式。和我一起去好吗？我希望有个人陪伴。”

我们到了那儿，便见一群手持标语牌的示威者，标语牌上写着“坎弗尔德给战争机器加润滑油”，“州长——骗长”。仪式开始后，那些人便往会场砸东西。一只番茄落在母亲脚边几吋远的地方，红色的浆汁溅到她的鞋上。我不敢看任何人，不敢看那群示威者，当然也不敢看我母亲。我们在一连串的道歉声中被人护送出了后门。

在轿车里，母亲愣愣地直视着前方。可能我说了些什么，但不记得说的是啥。她侧过脸来瞧着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还有没有忠于家庭的情感？”

“怎么啦？妈，我没有在那里向你扔东西啊。”

“哼，你也可以扔嘛。你所结交的就是这号人。你参加这些……示威活动，是怎样地刺伤了你父亲的心，知道吗？

我想方设法让你父亲过上愉快的家庭生活，也让你和布赖恩过上愉快的家庭生活。一家人应当抱作一团，”她继续说，“可你却偏要毁了它。你出世时我们多么高兴啊。当初你是个多么可爱的小女孩。……我作了什么孽？怎么会发生这一切的？我都不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确实变了，麻烦事儿接踵而来。”

“妈，听着，我不知对你说什么才好。今天发生这事真遗憾。可是我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不等于我必须对每个持有同样信念的人的行为负责。”

“你无须反反复复提你那所谓的信念。现在全国都已知道你的态度。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去参加那些集会啦，别再任性行事啦！”

“妈，光说一遍然后闭口不言并不能改变现状。我可以肯定，如果这个忠告是冲着爸来的，你就会觉得不顺耳。我完全有权利抨击我认为错误的东西，完全有权利继续抨击下去，直到这种状况得以改变。”

“你爱信什么就信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你有这个权利。可是你却把自己的观点公布于众，把这个家搅得鸡犬不宁，往我们脸上抹黑，我……”说到这儿她嗓子哽住了。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块手帕，过了一分钟，转过身来对我说：“你不明白吗，伊莉莎白，固然我们都有权利有自己的见解，可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就有权利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发表这些见解。有一个身居要职的父亲，你就会有一些别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作为他的亲人，我们必须为他做出牺牲，因为这些事情更为重要。我要能使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这时她的嗓音柔和多了。

回到家我就到布赖恩房间去，把发生的事告诉他。我知道，妈关上了房门，也一定在向父亲讲述此事。

几分钟之后，我听到父亲的脚步声。“贝思，请到我们房间来一下好吗？我们想和你谈谈。”他站在门口，身体把门

框填得满满的。我小时候夜里睡不着觉时，他魁梧的身躯经常出现在门口，令我感到安慰。

我走进他们的房间，和往常一样坐在壁炉旁的那把椅子里。

“嗯，贝思，”父亲说，“你对今天发生的事有什么要说的？除非是我错了，不过我以为并没错，你交往的就是这么一伙人，他们竟然在医院侧厅开张仪式这样圣洁的场合喊骂下流话，并且……”

母亲抬头看着他说：“罗勃特，他们那些粗话你怕是早有所闻，可我一辈子也没有……”

他拍了拍她的肩膀说：“我知道，亲爱的。贝思，你和这伙人交往也是一种犯罪。”

“不，这不是，爸，我不可能把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团体都看管住。我只是在反对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

“这只是你的想法，可你上了外面那些鼓动者的当！他们把你们这些人当傻子耍，而你却执迷不悟，使我们感到灰心绝望，你可知道？”

“请原谅，我不是傻瓜。我们反对这场战争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所以我们竭尽全力向民众证明这一点。如果有谁被愚弄的话，那就是美国民众，他们受了蒙骗，看不清这场战争的真实目的。”

“唉，伊莉莎白，”母亲抽噎起来，“这些话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我自己有头脑，知道吗？我自己有思想！”我说着起身要走。

“小姐，别跟我耍这种腔调！今天我已经被你那些‘同志’辱骂和糟践够了。现在坐在家里，岂能再容自己的女儿尖嘴利舌地来教训我！？”

“哈丽特，我来处理这事，”父亲坚定地说，“贝思，坐下。”我顺从地坐下来。“你和你的朋友都错了。事情就是这

么简单。你们这样做恰恰是帮了那些企图破坏这个国家的人的大忙。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假如有朝一日我决定谋求更高的职位，你这些摆脱不了的念头必定会误我的大事。”

“假如？假如你谋求更高的职位？你这是在告诉我你可能竞选总统吗？”

“呃，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很高兴，你终于费神地把这事告诉了我，”我说罢朝门口走去。

“你给我回来，小姐！”他的嗓音止住了我的脚步。“你们这样冒冒失失地行事，结果只能是糊弄你们自己，这你难道不明白吗？”

“爸，为什么你恪守自己的信念，大伙儿都交口称赞你，而我恪守自己的信念，却被当成傻瓜，其中的原因你能告诉我吗？”

“因为你表现得象个傻瓜！”

圣诞节早晨，雾气蒙蒙，我们围着旺旺的火炉，在闪烁的彩灯下，草率地打开互赠的礼物。此时，客人尚未来访，我便从屋里溜出来，驾车到海滩，独自一人在那儿散步。

第十二章　第一次挂断电话

凛冽的寒风吹过密执安湖，已是一年中寒风刺骨的月份了，格里格仍无音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耗费更大的气力从脑海里驱逐这样一个念头：他也许死了。只要没有确切的消息，总还有希望。可是每回谈论起战争，每回收听新闻广播，同样的担忧便降临到我心头——他可能已被炸得粉身碎骨，死在浓密的丛林角落里，或者已在战争中失踪。我没对伙伴们提起过他，因为我不知该怎样向他们解释自己爱上了这样一个人，他不仅在越南打仗，而且又志愿延长了服役期。

我写信给格里格的朋友道格，他回信说格里格已经回国，但不知现在何处。他还活着！我反复对自己说着这句话，努力使自己弄懂其中的意思。他没有同我联系，我想肯定是有原因的，也许他需要时间适应新的生活。

随着越南战争的继续，反战者中分裂出少数激进分子，他们主张对政府以牙还牙，以暴力对付暴力。于是，三月六日那天，格林威治村一个住宅发生了爆炸。激进分子在里面制造炸弹时，三人被炸死，两人逃跑。警察搜查废墟，发现那里的炸药足够可以把五号大街大部分地区夷为平地。

星期日我按惯例给父母亲打电话。母亲在电话里说，“等一下，伊莉莎白，你父亲有话跟你说。”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喂，贝思，学习可好啊？”

父母认为正式谈话前寒暄一番是有教养的表现，我却

觉得这和坐在牙医的椅子上等待补牙前的闲扯没什么两样。

"贝思，纽约发生的爆炸事件我想你已听说了吧？你的一些同伙被炸死了。我希望这件事能使你彻底看清隐藏在反战运动背后的动机。这些人制造炸弹用来杀害无辜的老百姓，你却把这些人看作圣人，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强盗！"

"爸，我们老是在这一点上谈不到一起。参加反战运动的不是一个统一的大团体，而那些激进分子也不是我的同伙。同政治党派一样，反战运动内部也会有小派别分裂出来，激进分子不能代表整个反战运动。"

"可是，参加反战运动的主要是他们这一帮子人，"他强调说。

"不！他们人数不多！全国也只有几百个人。"

"贝思，你显然听不进去。象是铁了心，并且和往常一样，不肯接受另一种观点。你一生下来就固执，遗憾的是你这性格一点也没有改。"

和父亲的争执使我心灰意懒。我的话对他毫无作用，白费口舌。每次同他对话，我都满怀信心，以为能够和他沟通，以为他能够理解我的思想感情，然而每次都使我泄气，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远了。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十日传来美国军队向柬埔寨开拔的消息，举国上下为之震惊。这意味着战争升级，更多的青年人将被送去充当炮灰。反战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我们义愤填膺，当晚组织集会，号召全校罢课。

其他学校的学生和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有一天下午，我回宿舍去，半道上有个不太熟悉的人告诉我说，肯塔基州的国民警卫队开枪杀人了，打死了一些学生。待我跑回宿舍，消息已经到处传开。有四名学生被打死，九名被打伤。五月四日这一天在历史上永远留下了悲惨的一页。

比琳达在我床上留了两张便条，一张上写道："贝思，你

父母亲来过电话。”另一张上写道：“贝思，你父亲来过电话。”我等到第二天早上才给家里回电话。母亲在电话中说了几句俏皮话，随后把听筒交给了父亲。

“贝思，”他说，“我们认为你应该回家来。”

“你说什么？”

“学校里可能会发生暴力行为，我们觉得你必须立即坐飞机回家。”

“真抱歉，爸，无论学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回家。我是学校的人，我就呆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贝思，听我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爸，四个小伙子被打死，这是至关紧要的‘其一’！”

“你还是老样子，只看到你那一方面的情况。那些学生把卫兵给惹毛了嘛。要是你先动武……”

“怎么？你是说这些学生该杀？”

“我说的正是我一直告诫你的那些话，这不是儿戏！你袒护的那些人都是危险分子！”

“我觉得现在没法跟你谈下去，”我说着几乎要哭了，“以后再给你们打电话。”

“贝思，贝思，我们要你回家！”

我慢慢放下话筒，挂断了电话。这是我第一次挂断他们的电话，内心充满了绝望和空虚，没想到我们之间的关系竟糟到如此地步。有两股力量在起作用：我在干着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他在干着他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两者之间，相差十万八千里。因而，这种局面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以后的几天里，消息纷至沓来，许多别的学校发生了枪杀、爆炸事件，许多学生被捕。罢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甚至扩大到一些中学。又有不少州出动国民警卫队进入校园，阻止学生的暴力行动。

整个校园里，学生和教授们分裂成许多小团体，各自筹

划着自己的行动方案。我路过学生会时，突然有人从背后拽住我的手臂，我回头一瞧，是怀尔德·海斯——我的诗歌教授。

"听着，如果这些警察投放催泪性毒气，你知道怎样保护自己吗？"

"喔，不，不知道。"

"最好多穿几件衣服——长袖的——保护皮肤。再准备一些湿布头，一旦毒气袭来，马上捂住脸。"他在我肩膀上轻快地拍了一下，便走向其他三五成群的学生们，去向他们传授保护措施了。

阿莉西亚和稀泥的战略行不通了。愤怒的火花随时能燃烧起熊熊烈火。校方已经觉察出来，警察开始在校园露面了。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气氛越来越紧张，警察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见此情景，我耳畔不禁响起父亲的话语，这不是儿戏，小磨擦会酿成大冲突。

愤怒的学生辱骂着警察，朝他们吐唾沫，扔砖块，警察被激怒了。我发现他们戴上防毒面罩，把催泪性毒气弹扔向了空中。我赶忙用湿布捂住脸。有一枚毒气弹落在我身边，没爆炸。"扔回去！"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我立即扔了回去，其他人也把没爆炸的扔了回去。那些毒气弹在戴着防毒面罩的卫兵面前爆炸。他们开始向我们逼近，警察手持警棍从另一面逼近，袭击人群。一个警察用警棍猛击一名女生，鲜血从她头上向下淌，她把身体蜷缩成一团，不让警棍击中胸部。

"住手！该死的东西，怎么能把她往死里打?!"我喝道，"放开她！"我用双拳猛击那警察的背部。他转身抓住我的手腕往人群外拖。一辆警车停在附近，我看见一些伙伴戴着手铐坐在里面。这时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是阿莉西亚，她正被警察拖过来，鲜血从她头上往下流着。眼前是一片可怕的惨象，许许多多学生躺在地上呻吟，说不定有

些人已经死去。

接着，我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人跟一个警察指着我嘀咕了些什么，那个警察便走过来对抓住我的警察说，"放了她。"

我跑过去，想爬上警车，和伙伴们在一起。被一个警察推倒在地。没等我爬起来，他们已经把别人推上警车。警车开走了。"嗨，公主，"有人在车上大声喊道："你常说和我们大伙儿都一样，原来如此！"我站在那儿不知所措。阿莉西亚忧郁地瞧着我，我转过脸去，不让他们瞧见我落泪。这时，我察觉有人在看我，抬头一望，发现是怀尔德。他正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

"别哭鼻子了，"他说着向我走来。"你就是你，随别人说去，不必懊恼。"

我用刚才护脸的湿布擦了擦眼泪："谢谢你教了我这个办法，"我说着举起湿布头。

"你没事儿吧？"他问。

"我很好，"医务人员们正在四周给一些学生治伤。

"来，"他说，"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一把手。"

空中的烟雾逐渐消散。我听见远处一阵警报声。

第十三章　沉痛的打击

第二天，学生们就被释放了。学校没有指控他们，显然警方认为这些学生已经接受了教训。

杰克逊州又打死了两名学生。这个学年在动荡中结束了。考试照常进行，为什么考，有什么作用，没人弄得清。

一天凌晨，天刚蒙蒙亮，电话铃便响了。比琳达哼了哼，拽过一只枕头捂在头上。

“我想是打给你的，贝思，说不定是《纽约时报》。”

我从床上探出身子，抓起电话线，把叮当直响的电话机在地板上拖到床前。

“喂？”

“是你吗，贝特西？”

电话线上有静电干扰，他的声音听起来犹如回声一般。

“你好吗，姑娘？”

是格里格！

“很好！你好吗？”

“后天我要经过芝加哥，想在什么地方见见我吗？”吱吱的噪音犹如波浪起伏一般忽强忽弱，不断地盖没他的声音。我用力把听筒贴在耳朵上，似乎凭这股劲可以把他拽得靠近些。

“在德雷克旅馆碰头怎么样？”我说，“那里的酒吧叫棕榈院，里面有个喷泉。”

“行，四点钟在那儿见。”

"喂，格里格，我……"

越来越响的吱吱声把他的声音完全淹没了。这电话线是多么糟糕的通讯设备啊！

这两天我脑子里全是格里格。电话里他口气十分随意，好象他每周都象这样跟我通一次电话，好象我们之间断绝音信仅是我的幻觉。

我们约会的那天下午，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梳妆打扮。分别一年了，这第一眼得给格里格留下个好印象。我换了三次衣服，最后确定穿一条齐脚长裙，一件比琳达用古色古香的透孔织布为我做的宽外套。我从抽屉底把化妆品袋翻找出来，……从德冯毕业以来，我还从未涂抹过脂粉。

我刻意打扮着费时过多，剩下的一点时间我只有一路跑到车站才能在四点钟赶到约定的地点了。一坐上高架铁道车，我便开始想象着和格里格的见面……他双手把我托起，抱到喷泉池边，……我们作着爱，让泉水喷洒在我们身上，不知不觉地白天变成了黑夜……。但愿他早已预订了客房……。

待我从幻想中回到现实，已早到了芝加哥。我坐过了站，现在已经是三点三刻了，我明白无论如何也没法按时赶到了，便在下一站下了高架铁道车，发疯似地寻找出租汽车，差不多到了四点钟，才好不容易找到一辆。我极力保持镇静，然而交通的拥挤和时间的流逝搅得我心神不宁。

四点二十分的时候，我飞也似地跑进格里格约定的德雷克旅馆。越过门厅的黑大理石地板，我发现服务台前围着一群情绪激动的人，他们愤怒的嗓音和手势吸引了大厅里的每一个人。穿高跟鞋戴珠宝的女人们指点着谁，我没看清，只见穿着绫罗绸缎的人们不住地点头，并想方设法安慰她们。一个经理模样的人挤进人群说："好啦，大家静一静，我来处理这事。"一个大腹便便的人说："我看得把警察叫来！"我正想挤过去，听到一阵咆哮声："别人有资格来这

儿，我也同样有资格来这儿！”我陡然止步，仿佛一座铁门从天而降，堵住了我的去路。

透过密密的人群，我看见一只军装的衣袖，接着又听到格里格的声音：“就让我到那个该死的酒吧去吧！我不会惹麻烦的！”

“天哪！”我叫着挤进人群，“怎么回事？”

“大概是他撞了一个女人，”一个戴眼镜的人说：“他那身打扮他们不让他进去，可他偏要去。”

我挤到格里格跟前，见他穿着军服和破裤子，站在这群身穿定制的或特别设计的服装的风流雅士中间，显得极不相称。他的头发留得很长，扎成马尾型拖在脑后。他苍老了许多，面孔瘦削，仿佛雕刻家把他脸上的肌肉全剔除了，只留下了有棱有角的线条。他两只眼睛盯着我，刹那间仿佛我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不动了。我感觉不到行动，听不见嘈声，虽然心里明白这些人还在嚷嚷。只见格里格的嘴是呼唤我名字的口形，却不听见声音。接着他转身走出人群，往门口奔跑出去。没等我清醒过来，他已经上了人行道。待我追到门外，他已差不多跑出一个街区，只见他双手插在裤袋里，埋着头往前走去。我追上去呼喊道：“格里格！格里格！请等一等！”我依稀察觉，路上行人都转过脸来瞧着我。当我接近他的时候，他终于停住脚步转回身了。

“格里格，”我气喘吁吁地说，“刚才是怎么回事？你干吗这样发疯似地往外跑？”

他站在那儿注视着我，眼皮都不眨，目光异常冷峻。

“听着，贝思，我原以为今天可以来这儿把一些事情向你解释清楚，使你理解我的，可是现在，我明白这太傻了。”

“你错了——我能理解！就让我试一试吧。”

“别开玩笑啦，贝思。有时候你显得太幼稚。瞧瞧你周围那些衣冠楚楚的人，他们办事头头是道，为人循规蹈矩。再瞧瞧我，仔细瞧瞧。我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这儿没有

我的立足之地。我得远远地躲开你们，免得把你们的生活搅得不安宁，这也算是我为你以及所有的人办一件大好事吧。”

“格里格，我盼了你那么久。只是想……”

“别说了！”他喝道，“别指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因为我不能给予！”接着他声调柔和地说，“你就让我走吧。”说罢，他真走了，我却迈不开脚步。天色渐暗，过往行人擦肩而过……格里格走远了，我的双脚却像是被钉在了人行道上……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转身朝相反的方向移动，……我艰难地挪动着步子，泪水把眼睛炙得火辣辣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我渴望着想知道他要对我解释的是什么。如今，我生活中又增添了个谜。

那天晚上，我回到蒙克莱尔，心里空荡荡的，没有眼泪，没有情感，也失去了接到格里格电话后所抱有的希望，……

学年结束前，我们组织了最后一次集会。原先排定阿莉西亚发言的，可是她接到哥伦比亚大学打来的电话，邀请她星期六去那儿演讲，她便把写好的讲稿交给我，要我替她在会上发言。这使我感到紧张，却也是一种解脱，否则心里老惦记着与格里格不欢而散的约会。

在集会上我宣读的讲稿，对这一年来的重大事件作了概括，包括对柬埔寨的侵略、肯塔基州的枪杀事件、杰克逊州的命案。起先我很紧张，但是人们聚精会神的聆听，给了我信心，我越讲声音越坚定。最后，我还即兴加了个结尾。我说：“……从中，我们得出了一条重要的经验：不能半途而废！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还将取得更大的成绩。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不能让细小的分歧削弱我们的意志，这是至关紧要的！”

暑假我不想回家和父母呆在一起，阿莉西亚便介绍我住到她在洛杉矶的一个朋友塔拉·罗斯那儿去，说是她需要找个人替她看门喂猫。我在她家呆了三个星期，便开始感到内疚，觉得应该去看望父母。于是，我坐飞机去了萨克拉门托，来机场接我的是个警察。快到家的时候，我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熟悉的呼喊声："停止战争！停止战争！"、"决不允许肯塔基州枪杀事件重演！警察从校园滚出去！"

"对不起，"我问那个警察，"呼喊声是从哪儿传来的？"

"从官邸外，小姐，是群示威者，他们已经在那儿呆了个通宵。"

汽车驶进车道时，我不由自主地用手捂住面孔，生怕别人认出我。从手指缝里我看到一群愤怒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手持标语和旗帜。有一个示威者高高地举着一个武士模样的假人，假人头上戴着顶钢盔，身上涂着象征鲜血的红颜料，并且写着"刽子手坎弗尔德"等字样。

"开到后门好吗？我从厨房进去。"

我发现父母默默地坐在密室里，窗帘密闭，室内光线昏暗。六月里，从明亮炎热的室外走进这阴暗的装有空调设备的室内，象是到了另一个世界。窗外示威者的呼喊声使空气充满了不祥的预兆。我把小手提箱放在地板上，坐了下来。

"喂，伊丽莎白，"母亲招呼道。她的声调平淡，嘴角也不见有笑意。

"喂，贝思，"父亲招呼道，"外面发生的事你看到了吧？"

"爸，我不是飞回来同你们争论政治问题的，是来探望你们的。"我说。

屋里的气氛给人的感觉是，我对外面正在发生的事似乎负有间接的责任，并且那些示威者都是我亲自雇佣来吓唬父母的。他们就是以这样的眼光瞧着我，尽管他们并没有这么说。我们没话找话地闲聊着打发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显然只是临时的停战。战线已经形成，军队就在门外。口号声此起彼伏，直到黄昏时分，一些示威者离去，屋里的气氛才缓和下来。

那天晚上，我来到楼上格里格曾住过的那间卧室，坐在黑暗之中，俯视着仍然站在门外街上的那一群示威者。他们在燃烧一幅画像，那是父亲的画像，绑在一根长长的棍子上。我听见有人大喝一声："站住，否则我要开枪了！"接着，便是一声枪响。那幅燃烧着的画像被扔在地上，人群散开来，安全警卫兵冲上街头，警报器的鸣叫声从四面八方围拢。

门铃响了，我跑到楼梯口，听到警察的话音：

"州长，刚才电眼察觉有人从草坪东拐闯入官邸。我们鸣枪警告，把他吓跑了。他跑的时候丢下一只燃烧瓶，显然他是来炸这栋房子的。"

"谢谢，"父亲说。

第二天清晨，门外的呼喊声吵醒了我。我走到窗前，发现人群比昨天多了一倍，十分吃惊。三幅丑陋的画像在空中舞动，还有一幅几个人举着的巨大画幅，上面画着一双沾满鲜血的手。

我跑进餐厅，父母对我笑笑，并道了早安。阳光照在瓷器上闪闪发光。欧莫给我们的玻璃杯斟满新鲜桔子汁。尽管门前聚集着成百上千个愤怒喧嚷的示威者，他们仍然象往常一样，痛痛快快地享用着早餐。我叉起一些炒蛋送到嘴边，街上的呼喊声在我耳朵里嗡嗡作响，仿佛那些人就在隔壁喧嚷似的。我手中的餐叉落到了碟子里。

"爸，你不觉得应该出去跟他们谈谈吗？"

"不，贝思，没有必要。你会提出这种建议，再次表明你对整个局势的看法是多么幼稚。"

"我一点不觉得幼稚。你以为坐在这儿，装作一切正常的样子就能解决问题吗？"

"谁也没有装模作样，要么是你自己在摆出一副架势，好像这些要摧毁我们国家的激进分子正在干着某种……高尚的事业。"他用餐叉指着外面那群人说，"天哪，贝思，你还看不清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吗？看不清他们想干什么吗？你居然会以为这些疯子能够服理，以为我出去跟他们谈会起作用，真幼稚。"

这时，我们听见远处响起爆炸声，便起身朝门口跑去。

"伊丽莎白，你到哪儿去？"母亲问，"赶快回来，到外面他们会伤着你的！"

我走出正门，顺小道跑到大门口。又有一只燃烧瓶扔到了街上，警察朝燃烧点拥去。呼喊声止，接踵而来的是没命的哭叫声和嚷嚷声。人们发狂了，有几个想从官邸大门爬进来。

"请听我说！"我大声叫喊着，嗓音却淹没在一片喧闹声中。"听着！"我见警卫亭附近的地上有一只警察的手提式电子扩音器，便跑过去捡了来。

"听我说，你们都听着！"我继续叫喊道。一些人转过来面对着我。警察们的脸上流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

"这不是个办法！你们这样作是在损害我们的事业，毫无益处！"我继续喊叫着。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怒吼声："伪君子！骗子！"一个家伙跳到汽车顶上喊道："损害这项事业的正是你！滚回你的窝里去！"

父母站在正门内等我。我无可奈何地瞧瞧他们，便爬上楼去。我把衣服一件件往手提箱里扔，泪水浸湿了两颊，混淆不清的思绪弄得我头疼。不，父亲不是刽子手，我也不是伪君子。

待我从楼上下来，父母还呆在起居室里。

"我回洛杉矶去。"我说。

"伊丽莎白，别傻了，"母亲说，"外面不安全。"

“我不能呆在这儿。我呆在这儿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对谁都不利。”

回到塔拉家里，我结识了他的一些朋友，其中有个搞美术的，叫安东尼。他将在麦尔罗斯搞个雕塑展览。听塔拉说，他的近作很有生气，建议我去观赏。我正渴望消除与父母的隔阂，便打电话给母亲，约她同去观赏。

星期二晚上，我驾车去接她，她钻进汽车便问：“伊丽莎白，这是个什么样的美术馆？”

“不知道，妈，反正会是挺好的。”

看客们从美术馆蜂拥而出，几个摄影记者抢拍着他们。为了避开镜头，我驶过停车牌，在拐角处另找了个地方停车。

我们跟在两个戴牛仔帽的大个子后面，从人群中溜进去，没让人认出来。来到馆内，我指望就塔拉称之为“很有生气”的先锋派艺术，与母亲进行一番轻松愉快而又有修养的交谈。蓦地，我觉得自己好象是钻进兔子洞里的艾丽丝，然而出现在面前的却不是茶话会，我掉进了一个充满巨型生殖器的天地里，其中有长达六英尺的阴茎、有两只巨型乳房的雕塑、乳头是两只一闪一闪的红灯泡……

“伊丽莎白，立即把我带出去！”

我们走出展览馆，回到人行道上，平安地从人群旁走过。母亲加大步子，远远地把我抛在了后面，我们钻进车内，向麦尔罗斯驶去。

“伊丽莎白，你怎么把我带到那种地方去？你想要气死我？想要我在大庭广众中丢尽脸？天哪！你还没折腾够？”

“妈，得啦！我不知道那是个展览色情艺术品的美术馆。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美术馆。”

“哼，你肯定晓得这是个什么样的美术馆。”

“不，我真的不知道。”

"你做事情从来不先作个调查?"

"是的,有时候是不作调查。你呢?"

"我当然作调查。"

"太棒了。"

"天哪,伊丽莎白,要是那儿有人认出了我怎么办?我怎么能说得清楚?新闻界又要大做文章了!"

"没人认出你,妈。甚至没人看到我们。"

"说话注意点好不好。"

"我们在那儿没呆上十秒钟。听着,妈,别担心。没事儿。现在我们离那儿好几里地,再说你再也不会到那个地方去了。只当我们根本没上那儿去过。只当做了场恶梦,只当是吃了点不好的东西。"

她重重地叹了口气,沉默了很长一阵之后,她突然说道:"伊丽莎白,咱们下去喝一杯行吗?"

我惊呆了,因为母亲通常一年之中只在除夕才喝一次酒。

"行。妈,你想到哪家喝?"

"嗯,贝弗莉·威尔夏怎么样?他们那儿有个挺好的酒吧。"

"你怎么知道贝弗莉·威尔夏的那个酒吧的?"

"我和你父亲谈恋爱的时候,晚上常到那儿去喝一盅。"

我们在那个酒吧的角落里坐下了。招待过来时,我们都要了白葡萄酒。

母亲侧过脸来低声问:"伊丽莎白,那位……艺术家不是你的朋友?"

"当然不是。"

"谢天谢地。"

"不过,我曾听人谣传,他的工作室以前是个窑子。也许他由此获得了灵感。"

"千万不能在你父亲面前提起这事!伊丽莎白,这些日

子你跟人约会吗?”

母亲以前从不打听我的私生活，这肯定是由于看了那些色情雕塑的缘故。

“我只是希望你能获得我与你父亲结婚所获得的幸福。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认识了他我才开始了新的生活。”

“妈，结婚前你打算干什么来着?我指的是职业。”

她呷了一口酒：“我没有任何职业抱负。认识他的时候我在一家百货公司工作。那是份挺好的工作，但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她取出连镜小粉盒，擦了点口红，又看看有没有凌乱的头发；没有。她的头发从来不凌乱，总是十分服帖地围着脸庞，格外俊俏。

“我所需要的，”母亲说，“是丈夫和家庭。即使我有职业，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掉。有朝一日你也得作出抉择，伊丽莎白。你不可能既搞事业又结婚。这行不通。”

那个招待从身旁走过，她犹豫了一下，咯咯地笑着说：“喂，我再要一杯，也给我女儿再来一杯。”

“妈，你可不能那样一概而论，说什么不可能既搞事业又结婚，许多女人兼顾两头不也搞得挺好吗?”

“我想，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对婚姻是个负担。听着，伊丽莎白，世上也许有许多事我乐意去做，有许多地方我乐意去游览，甚至居住在那里。但是这一切必须让位于你父亲的工作，让位于他的奋斗目标。”

“这是一笔昂贵的代价，妈。”

“在婚姻方面你必须无私。将来你会明白的……”

走出酒吧，我们来到门厅的一个橱窗前，欣赏橱窗里陈列着的许多蒂弗尼出品的钻石和红宝石。

“总有一天，伊丽莎白，”母亲说，“你会结婚，你丈夫会给你买这样一些可爱的东西。”

我瞧着她，这才理解她精心堆砌的这等婚姻与家庭的

偶像，犹如积木造型，一块块晃晃悠悠地架叠起来，经不住风吹草动。我不知道她心中隐藏着多少欲望和幻想——封闭在阴影之中的欲望，不知道她在睡醒与黎明之间的闲暇时间里心中闪过多少欲望，而后又统统收藏了起来。

回到家里，父亲应声开了门。

“喂，亲爱的。”妈凑上去仰起脸蛋让父亲亲了一下说：“我们玩得可痛快啦。”

“画展怎么样？”他问。

“呃，好极了，鲍勃。大多是风景画——有油画，有水彩画。一个有才气的青年艺术家，将来肯定前途无量。你说呢，伊丽莎白？”

我瞧着她轻盈地走进卧室，一面挂衣服一面谈笑风生，自信又一次保护了丈夫，使他免遭了一段不悦的骚扰。

开学后，我注册的第一门课便是怀尔德·海斯教的文学创作。他帮我修改作品，敦促我向校刊和杂志上投稿。

当我的诗歌处女作在哈佛大学的《绯红》上刊登时，怀尔德请我吃饭，以示祝贺。餐桌笼罩在烛光之中，我瞧着坐在对面的怀尔德大口大口地饮酒。他那对热切的褐色眸子、脸上的酒窝、脸和身体表情丰富的神态对我产生了一股吸引力。但是，这与我对格里格的情感迥然不同。想起我对格里格的情感、想起我对他身体的感觉、想起他触摸的情景，我浑身仍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冲动。怀尔德能使我产生那样的感受吗？我怀疑。不过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也许会取代我对格里格的感情。

他举起酒杯说：“既然我们已经树立起你在诗歌创作方面的信心，贝思，我要鼓励你多作演讲，就象你去年作的那次演讲一样。”

“那讲稿是阿莉西亚写的。我不过是替她宣读罢了。”

“好象结尾的地方你即兴加了点什么，对吗？”

"嗯，当时我紧张得要命。"

"你应该自己起草讲稿，自己宣读。你是反战运动不可多得的人物，不仅是一名战士，而且可以成为一个领袖。"

"我吃不准，怀尔德，我得考虑考虑。"

吃过饭我们来到他的公寓，我从未来过，但正如我所料，屋内乱七八糟。

"给你冲杯咖啡什么的好吗？"

"你能在这儿找到咖啡吗？"

"我自有头绪，"他回答着走过来，双手搂着我："今晚，你在我这儿过夜好吗？"

"好，"我不明白为什么会答应他。我继续在他身上寻找与格里格在一起所产生的那种强烈的感情，却没能找到。然而，我喜欢怀尔德，与其独自一人，我宁愿同他呆在一起。有这一点或许就足够了。

我们的性交从开始到结束，没几分钟。

"你怎么啦，怀尔德？"

"不知道，大概我是累了。对不起，咱们睡一会儿吧。"

第二次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我对自己说这不是重要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其他各个方面充满了活力，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至少我相信可以弥补。圣诞节前一个星期，怀尔德叫我搬到他那儿去住。

"瞧，听了你的话，我把这儿收拾干净了。"他说。

每年这时候，人们最向往的便是回家过圣诞节。孩提时代，我最向往的也是回家过圣诞节。然而，那已是许多年以前的心境了。我担心要是把我更换地址的原因告诉父母，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更紧张。到家的第二天晚上我吃饭时，父亲问："跟我们说说，贝思，学校里有什么新情况吗？"布赖恩用餐巾遮住了脸。我已经告诉了他我新的生活方式，他毫无表情地回答说："爸妈求之不得啊。"

“我确实有事情要告诉你们。”

“呃?”我见他们的眼睛闪出惊喜的光，仿佛以为我会宣布加入了青年共和党。我刚咽下的食物在胃里翻腾，引起一阵呕心。

果然，当我回家后，说到我住址和电话号码的更换时，母亲问:“你换了宿舍?”她已经察觉到会有什么厌恶的事降临到她头上。

“不，我只是搬进了一家公寓——和别人住在了一起。”

“她叫什么名字?”

“她的名字叫……我是说……，他的名字叫怀尔德。我们交往有一阵子了。他是我的老师。”

良久的沉默。为了打破笼罩餐厅的沉闷气氛，布赖恩说:“知道吗? 就是上学期给她打了个‘A’的那一位?”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布赖恩，”父亲说。“贝思，这太令人失望了。你是说你们在姘居? 当然啰，既然你不信仰上帝，发生这样的事我也就不应该感到奇怪了。”

“爸，谁不信上帝啦? 我信，再说这事跟信不信上帝没关系。这是一种……友谊，如此而已。有什么过错?”

“男女交朋友无需同居。”母亲说。

我知道，他们在想象着我与怀尔德呆在安乐窝里的情形：夜复一夜地过着放纵浪荡的淫乱生活。倘若把实际情况告诉他们，也许能使他们心里好受些，可我知道，任何具体的细节他们都会不愿听的。

“你们这代人道德堕落到这种地步，真是骇人听闻!”她接着说。“我记得伍兹特克的那些画儿，画得尽是些进行不自然性行为的青年人，竟然在泥地里……”

“上帝认为这是犯罪!”父亲严肃地说，“我们也认为这是犯罪!”

“请等一等，你是说你们也认为这是犯罪? 你们怎么知道这是犯罪呢? 当然啰，除非你们瞒着我跟上帝进行了一

次秘密交谈。”

布赖恩闻听大笑，母亲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不许拿这事开玩笑！”父亲厉声喝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是要抛弃我和你母亲信仰了一辈子的东西，抛弃我们一贯教导你要信仰的东西。我们不会冤枉你：这是你叛逆的又一种方式。看来叛逆是你近来的主要动机。”

“爸，这不符合事实。你们两个老是追究动机，从来不相信我干事只是因为我想干。”

“哼，那怨不了我们，伊丽莎白，”母亲说。“你瞧瞧你自己的档案。”

“档案？什么档案？我究竟干了什么？有那么可怕？不就是和一个男人住在一个屋子里了吗？那就能使地球不转啦？”

“这可不是你干的第一桩好事，伊丽莎白，”她继续说。“你自己看看你去蒙克莱尔上学以来的表现，甚至这之前的表现，整天同住在街那头的那家人厮混在一起，当时我就对你说，我不赞成你同他们来往。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故意要气气我们。”

“直说了吧，整天同艾迪生他们厮混在一起，拿汽水听头在家具上砸出一个个圆形痕迹，也有我的份儿——罪证确凿！”

“别大声嚷嚷。我指的是什么，你心里清楚得很。就是那桩毒品勾当。”

“我可没有走私毒品。”

“贝思，你是我们的女儿，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爱你的，”父亲声明。母亲瞪了他一眼。他转过脸来瞧着我说：“我们永远欢迎你到这个家里来，但不欢迎你的那个朋友。”

“好啊，那太好了，”我说着起身走出了餐厅。

第十四章　罪恶的拘留

二月初。战争在继续；又一批年轻生命的遗体装进了塑料尸骨袋；又一批象征着将士阵亡的金星出现在全国各地的百姓家。我们的反战活动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之中，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进行下去。阿莉西亚过去常说："要是我们能够这样组织起来，迫使工业企业尤其是与战争有关的工业企业关闭……，一定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然而现在她也动摇了。多日来，我们探讨着诸如文明反抗之类的概念，探讨越战与所有别的战争不同之处。我和怀尔德对凝固汽油弹的使用与作用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分析了几乎天天朝越南森林喷撒的一种叫做"橘剂"的落叶剂。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配合得天衣无缝，这使我们在床上遇到的麻烦似乎变得微不足道了；然而我心里明白决非如此。

一天夜里，冬月的银辉洒在床上，怀尔德睡在我身旁打呼噜，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心里琢磨用什么富有异国情调的方式挑逗起他的性欲。我曾听说日本女人用整个身子按摩男人；我越是想象这种情形，越是自信怀尔德无法抵制这种逗引方式。我翻身，趴到他身上，用身子摩擦他，犹如一股股浪头驱动着我。

刹那间，格里格的形象宛如一道闪电，刺破黑夜，浮现在我眼前。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他的躯体会如何感应我的躯体。然而，我马上把他的形象赶跑，迫使自己把心思集中到怀尔德身上，集中到我指望

同他一起体验的快感上。

“贝思，你在搞什么名堂？”

“你看我在搞什么名堂呢？”我柔声问。

“天哪，都深更半夜了。”

我从他身上翻转下来，愣愣地瞧着天花板。“怀尔德，你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儿就我一个人对性生活感兴趣吗？”

“唉，贝思，都半夜二点钟了，我想睡一会儿。你就让我歇一会儿吧。”

以后的几天，我潜心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极力说服自己情况肯定会好转的；既然肯定会好转，现在有点儿别扭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更何况在黑夜里我所想念的并不是怀尔德。

1971年2月8日，我们从新闻中得知，越南部队在美国轰炸机的掩护下，越过国境入侵老挝。听罢新闻，怀尔德立刻去打电话。他和阿莉西亚召集了一次会议，计划在2月10日举行集会。我们得到风声，其他地方也将举行示威活动。这次集会我是排定的发言人之一，怀尔德已通知校刊把我的名字排进程序表中。

我将在集会上演讲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久《芝加哥论坛报》一个记者便来采访我。互相介绍之后，他便对着话筒问我：“贝思，这是你第一次的排定演讲。是什么促使你这么做的？”

“这两年来，我一直活跃于反战运动。我认为这是个必然的发展结果。”

“你父亲的态度与你截然相反。事实上，他对几次出动国民警卫队进驻加利福尼亚院校负有责任，有些人认为不久的将来，他会成为总统候选人。他对你的演讲有何看法？”

“听着，我抨击的是一场我认为不正义的战争。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有权利发表言论。如果你想了解我父亲的意见，你去问他本人。我所说的只能代表自己的观点。”

这时，电话铃响了。怀尔德去厨房接电话。不一会儿，他喊道："是打给你的，贝思。"待我走进去关上门，他耳语道："是你母亲打来的。"

"喂？"

"伊丽莎白，这会儿你爸不在家，他不知道我给你打电话。"

我立刻意识到，她亮出了重型武器。

"我刚才听说，你要在某个……示威集会上演讲。"

"是的。"

"伊丽莎白，这回你干得太过份了。你死抱着那些观点，硬要和革命者合穿一条裤子，已经够糟的了。难道你还要故意地在大庭广众发表讲话——而且是在你父亲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你不知人间还有'忠诚'二字，还有'尊敬'二字吗？"

"妈，我认为这不是忠诚不忠诚的问题。再说你是否想到过，我坚持自己确信的东西不也应该受人尊敬吗？你知道，有些父母十分器重这一点。"

"有些父母要把他们的孩子拽出那个祸害之地，打发她到瑞士的进修学校去。你父亲认为这是叫你改邪归正的唯一办法。"

"好啊。欧洲也有示威运动。我既可以参加也可以自己发起。"

"伊丽莎白，显而易见你首先考虑的是什么。你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把家庭放在第二位，对不？听着，将来总有一天你会为此感到后悔！我这话错不了。你父亲不会永远处于现在这种地位。"

"我也不会永远处于这种地位，妈。我正努力使我具有相当的价值。你和爸可曾想到过这一点？听着，你打电话来就为这事？"

"我原以为有这个必要，小姐，看来是浪费时间了。显

然，忠于家庭对你来说是无所谓的。”

她一再责怪我不忠于父亲，我真那么严重地背叛了他么？我不禁纳闷，这全都该怪我么？她把他看护得那么严，有时候我都怀疑自己能否有机会接近他。

集会那天气候寒冷，灰蒙蒙的苍穹宛如一口大锅，把我们扣在冬天死一般沉寂的一隅。学生和城市居民心寒地获悉战火已经漫延到另一个国度，纷纷前来集会，挤作一堆相互取暖。我朝人群望去，留心来了多少城市居民，心想他们中有多少人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阿莉西亚演讲完毕后，我宣读了准备好的讲稿。我抨击了在越南战争中，我们杀戮无辜百姓的罪恶行径，抨击了政府一直瞒着我们的狂轰乱炸，指出这是一场具有经济利益的战争，其代价是成千上万条生命的毁灭。

一天下午，我去印刷厂替怀尔德取传单。当我吃力地抱着一大摞传单回来，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对不起，小姐。”我转过身见是一个青年黑人，他手里提着一只公事皮包。

“哎哟，象你这么漂亮的小姐还要亲自动手抱这么一大堆传单，这是在干啥呀？”

“呃，请别纠缠，这会儿我没空，好不好？”我迈步要走。

“不，等一等。我有点事要同你商量。刚才我见你抱着这么一大堆传单，便自言自语地说：‘她需要一只象我手中提着的公事皮包——优质皮，值钱的玩艺儿，装进去一锁可保险啦……’”

“我要是出个好价钱，你会舍得把你那只包卖给我的，对不？”

“呃，不，这个不卖，这是我自己的。不过，你知道，我兄弟开了这么个皮货铺——顶呱呱的铺子——要是我带你上那儿去买，他不会让你吃亏。”

“我猜想，你的表兄弟还开了个珠宝铺子，出售呱呱叫的手表，也许你手臂上就戴着几块，能让我瞧瞧吗？”我说，强忍着不笑。

他微笑着摇摇头。他身上有着某种我喜爱的气质，也许正是他那种不加辩解的兜售方式。

“听着，我给你介绍一些上好的货色。他那里还有一些皮冬季短裤，挺短挺短的，式样美极了。象你那两条腿儿应该显露显露才是。你穿上那玩艺儿肯定漂亮。”

“好吧，听着，你的介绍挺有趣儿，不过我得走了。”我刚要问他叫什么名字，一个校安全警卫走了上来。

“他在找你麻烦，小姐？”

“没有，一切都挺好的。”

我见过这个警卫。他和我们一个女生在谈恋爱；关于他的种族歧视行为，有许多传说。

他与皮货兜售先生面对面地站着。“伙计，你不是这儿的学生，对吗？”

“不是，我打校园经过，这是个公共场所。”

“这一点你弄错了，伙计。这是个私立学校，我们爱把谁赶出去就把谁赶出去。现在我要做的就是马上把你从这儿赶走。伙计，滚出去吧。”

“别伙计伙计的。”

“我爱怎么叫你就怎么叫你，黑鬼。”

拳头在空中挥舞起来，可是没等砸到谁，一双黑手早已被铐进铐子里，一双白手猛烈地击落在穿着漂亮皮茄克的身体上。

“走，黑鬼。”那个警卫转向我说：“你最好一起去，小姐。”

“你知道，我真弄不明白你这是怎么回事，他只是……”

“一起去吧。到安全办公室，你可以把一切告诉我们。”

“可是我得把这些传单送到……”

“那可以等会儿送。请这边走。”

那位皮货先生坐在汽车后座上，嘻嘻哈哈地开了几句玩笑，可是我并不觉得处于这种情景之中，有什么可乐的。我不停地向那警卫解释，这完全是场误会，他全不理睬。到了安全办公室，他们盘问我，恐怕把我的原话都记了下来。

“你说你的名字叫贝思·坎弗尔德？”

“不错。”我见他疑心重重地朝我那叠传单瞥了一眼。

“你是那位州长的女儿？”

“是的。”他们俩互相交换了眼色，其中一个走到另一张桌子前拨起电话来。

“坎弗尔德小姐，是你先找那个被我们拘留的黑人讲话的吗？”

“不，是他叫我，我才停下的。”

“你是说，他想向你兜售手表？也许是块偷来的手表？或者几块偷来的手表？”

“谁对你这么说了？”

“加里克先生碰巧听到你们的谈话。你没有理由袒护这个人，坎弗尔德小姐。”

“但我刚才只是在说笑话！我……”

“很好。然后他又向你兜售某种……某种冬季短裤，并且在兜售过程中说了些下流话儿，拿你的躯体调笑？”

“嗯，他说了，不过……我是说，不，没那么说，他兄弟开了个铺子，他只是……”

“很好，我们只需要了解这些，坎弗尔德小姐。此人跟一些危险人物交往甚密。为了你的安全起见，我们决定让你临时住在一位女安全官员的公寓里。她正在外面等着接你去那儿。”

“这太荒唐了！我被逮捕了吗？”

“没有，小姐。我们只是对你执行保护性拘留。由于你父亲的关系，你很可能成为那个人同伙的攻击目标。”

“我的天哪！他不过是要卖给我一只公事皮包。我不……”

“我们掌握了你的供述，坎弗尔德小姐，现在请你这边走。”

“等一等。我总可以打个电话吧？”

我往公寓给怀尔德挂了个电话。

“不，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一个陌生的声音回答，“你是谁？”

“我是贝思，就住在这个公寓里。”

一个粗大的女人等候着我。我爬进她的汽车，坐在后排。眼前发生的一切把我气疯了，所以她几次找我讲话，我都没搭腔。我们上楼梯到她公寓去的时候，她让我走在前头，好像我会逃跑似的。

她指着起居室对我说：“你的卧室在那儿。”说罢她退了出去，在外面把门锁上了。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朝门口跑去，大声喊叫，没人理我。整个下午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度过。我又给怀尔德挂了个电话，这一次没人接。我憋得慌，走到窗口，呼吸空气，并寻找可以出逃的地方。可是，我被关在三楼，这儿没有安全出口。

第十五章　新闻人物

我又给公寓挂了电话，并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接电话的人——我没心思问他是谁。我对他们说，情况紧急，请马上通知怀尔德。可是两小时过去了，仍无回电。

天黑了。我再一次给怀尔德挂电话。结果是同样的声音对我说了同样的话："他不在家。不过我已把你的口信转告他。"

"那么他没说什么时候回来？他有没有口信捎给我？"

"都没有。很抱歉。"

我又给阿莉西亚的公寓挂电话，没人接。我再也想不起可以给谁打电话求援，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便打开收音机听当地新闻了。

"蒙克莱尔大学今晚发表一项声明，校方根据罗勃特·坎弗尔德的女儿贝思·坎弗尔德本人的请求，对她执行保护性拘留。据说，她是在受到一个黑人男子欺凌之后提出这项请求的。她打电话叫来安全警卫，把那个男子逮捕了。目前详情不明。"

根据我本人的请求？是我打电话叫来安全警卫的？我开始明白其中的奥秘了。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和钥匙插进锁眼的声音。

那个女安全官员莫德进来了。她把茄克衫扔到长沙发椅上，说："你该给你父母打个电话了，贝思。他们正为你担忧。他们给安全办公室打了电话。"她果真挂了电话，我趁机和母亲说了几句。

母亲的声音显得焦虑不安却十分严厉。她说他们十分担忧，安全办公室说我被人调戏了。真是越弄越玄乎。

"我没有被人调戏！是他们捏造出来的！我只是跟那个家伙扯了几句，他们便把他给逮捕了，并向新闻界散布了所有这些谣言，还把我锁在……"

"亲爱的，你受了惊，脑子糊涂了。什么是最好的办法，这些人非常清楚。他们这是要保护你。"

"我才不信呢。你是说，我应该象个犯人似的乖乖地让他们锁在这儿才对我有好处？"

"伊丽莎白，冷静一点。没必要歇斯底里。这事我和你父亲同官方商谈过了，我们确信这是最好的办法。"

我挂断了电话，心里纳闷，只有我一个人在发疯吗？好象就我一个人不"确信"一切都挺好似的。甚至陌生人都比我更能支配我的生活。真是一场恶梦！我该从中醒过来了。然而不知怎的，这场恶梦竟然化为现实。这是一个暖和的春夜，可是我突然浑身发冷。屋子里有个墙壁发热器，我把它旋开，贴近它坐着，把双膝抱在怀里，眺望着窗外清澈的夜空……

次日清晨，我又给阿莉西亚挂了个电话。她用没睡醒的声音接了电话。

"阿莉西亚，是我。"

"贝思，你在哪儿？到处都在传说你出了什么事？"

我把真相全告诉了她，最后我说："我得设法离开这儿。怀尔德不肯给我回电，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冷静一点，”她说，最后一丝睡意从她嗓音中消失。“首先，我认识他们逮捕的那个家伙。他的兄弟正在竞选一个地区的市参议员，我得补充一句，那个地区绝大多数居民是黑人。他那么激进，我相信蒙克莱尔的大亨们肯定希望他竞选失败。这儿发生了许多事……小鬼，不管怎么说，你同他说话的那个家伙——他的名字叫罗兰——已经获释。他们指控他侵犯人身，也许想指控他更多的罪。可是，还没有开审，事情还未了结。”

“阿莉西亚，我得设法离开这儿。”

“让我想想办法。我认为，你本人不愿意，他们是不可以拘留你的。把你那儿的电话号码给我。”

一个半小时后，阿莉西亚回电说：

“好啦，贝思，我们来接你出去。我的一个律师朋友向安全办公室指出，他们无权象这样拘留你。他还弄到一份你的‘供述录’，我们把它带来。我想你看了一定会觉得好笑。”

莫德第一个从门里走进来。她冷冷地瞧着我，我也冷眼相迷。阿莉西亚和一个留胡子的青年男子跟在她后面。

我总算从屋里来到了街上。微风带着春花的芳香拂面而来，我尽情地吸着花香。我们绕着城走，一面谈论发生的事。律师的名字叫马丁，他把那份所谓我的‘供述录’递给我看。

“……该嫌疑犯大声叫住我，接着便向我兜售各种货物，诸如手表和皮制品。之后他对我的腿以及我该穿什么样的裤子作了一番有伤风化的评说……”

“简直不可思议，”我说，但不知怎的，对此我已不再惊异。现在，任何怪事都不能使我吃惊了。

午饭时，我们商议了我能采取的几种措施：对蒙克莱尔起诉，只是这笔费用远非我的经济收入所能承担的；约见记者，公布事实真相。我决定采用后一种办法。我约见的第一个人便是纳尔逊·埃文斯，就是在怀尔德公寓里采访过我的那位记者。

我从阿莉西亚的公寓里打电话约他，他说：

“好吧，我来采访你，贝思，但我不知道能争取到多少版面。你知道，这可以说是事后报道。”

“你什么时候采访？”

“我明天到你们那一带去。现在，我得去找一个退伍军人谈谈，他要去参加华盛顿的游行。他们管它叫什么来着？呃，对了，叫‘杜威峡谷三号方案’。真有意思，啊？杜威峡谷一号二号方案是在老挝的军事行动，所以他们管这次游行叫杜威峡谷三号方案。我想你一定已经知道这事了。我找他谈好以后，就来采访你。”

我不好意思对他说，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事。退伍军人游行抗议他们参加过的战争，这事引起我的兴趣，但不知道我能向谁打听这方面的消息。

当我回到公寓时，怀尔德正在收拾讲稿教具，准备去上课。

“贝思……他们把你放了？”

我瞧着他，意识到他身上那些我曾经觉得具有魅力的东西如今令我生厌。他那副从不梳理的头发、他那件满是洞眼的毛线衣、还有他那副眼镜，他根本无需戴眼镜，纯粹是为了摆样子。他这副模样，我真不想瞧，然而，我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这可不是你的功劳。”

“你指望我怎么着？骑一匹白骏马闯进去搭救你？”

“怀尔德，你以为我指望你向我献殷勤么？至少你可以给我回电吧。阿莉西亚没费事就想出了办法。你大概是没那闲功夫吧？”

“别挖苦我了好不好？我还有课要上。也许你该学着自己照料自己，免得依赖我。”我低头瞧着自己为他一路捧来的那一大堆传单，抬手往他身上砸去。

纳尔逊·埃文斯匆匆来到咖啡馆，迟到了二十分钟。“对不起，”他气喘嘘嘘地说，“采访的时间比我预料的长。那人明天就去华盛顿，游行星期一开始，我想赶在这之前把报道发出去。”

“我真是孤陋寡闻，”我对他说，“还不知道星期一的游行呢。”

我以为他会惊讶，可是他却滔滔不绝地说：“呃，越战退伍军人反战者想通过这次游行测定出合适的行进速度，为四月二十四日的大游行作好准备。他们安排了一些极富于戏剧性的玩艺儿……。好，现在听听你的事吧。”

我向他详细叙述了我的遭遇，戳穿那些谣言，揭露隐藏在这次事件后的种种阴谋，揭穿学校企图使我对反战运动丧失信心的企图。然而，退伍军人奔赴华盛顿，抗议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战争的壮阔场面，使我的际遇顷刻间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我认识到，这场战争有一个方面被我忽视了，即参战归来的将士。

“好啦，我看这些够了，”纳尔逊说。“顺便问一句，二十四号你到华盛顿去吗？”

光顾了述说自己的遭遇，倒把华盛顿大游行给忘了。这将是近几年来声势最浩大的示威活动之一。这之前我没考虑过去不去，但此刻我当即决定去。与纳尔逊分手之后，我便去买了张到华盛顿的往返机票。

采访我的报道刊登在星期天的报纸上，标题是：“坎弗

尔德的女儿将参加华盛顿四月二十四日大集会。"关于"这次事件"，只是在文章末尾附带提了两句。纳尔逊说得对，这是事后报道，要想辟谣恐怕只能是劳而无功。

我坐的飞机大约在上午十点三十分左右抵达华盛顿。交通阻塞，去市中心的车辆排了几英里长。

"估计今天这儿有五十万人，"出租汽车司机说："从马里兰到这儿一路上交通全部堵死。"

进入市中心，建筑物便显得陈旧、古老并富于官府气息。毫无疑问，这里是权力的所在地，法律在此批准，战争在此宣布。这地方宛如历史书中的一页。然而我却莫名其妙地觉得它十分熟悉，似乎我以前到过这儿，似乎我还将来这儿。这是一种古怪而朦胧的感觉，我把它抛到了后脑勺。

人们在白宫后面的埃利普斯集合，然后沿着宾夕法尼亚大街向国会大厦进发。不仅大多数演讲者比投身于反战运动的大学生年纪大，而且集会中有许多人也比大学生年纪大。我站在一个中年妇女身旁，虽然天气暖和可她还穿着一件貂皮大衣。我忍不住问："你冷吗？"

她哈哈大笑："反对战争的，并不仅仅是学生，我们以为这是种挺好的表示方式。"

演讲持续了一整天，我从未感受过联合这么多人的凝聚力。没有暴力行为，也没有发生纠纷。我明白自己正经历着整个反战运动中最美好的时刻。集合完毕后，成千上万的游行者十分卖力地把丢下的垃圾收拾干净。我回到蒙克莱尔已是深更半夜。

第十六章　紧急保护措施

我租了一间备有家具的单人房间，把电话号码告诉了阿莉西亚，也告诉了父母亲，他们十分欣慰，认为我终于"醒悟"了。

搬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格里格的照片、信件从锁着的盒子中取出来。在我和怀尔德同居时，我把它们藏在了那里。当我再一次阅读这些信件时，止不住又落下了眼泪。

"五一"示威游行在华盛顿举行，阿莉西亚在蒙克莱尔也安排了一些集会。"贝思，"午餐时她一面吃着椒盐卷饼喝着咖啡，一面说，"你是演讲者之一。"

我笑了。"还有没有未经商量就给我安排好了的差事？"

"听着，丫头，机不可失啊。长期以来，你总是缩手缩脚，摇摆不定，不肯全身心扑在上面。该放开手干了。"

她说得对，我准备全力以赴，让怀尔德瞧瞧，我能够不依赖他。

集会那天，风和日丽，是放风筝和野餐的好天气，可是我们好几百人却为了一个更为忧郁的目的聚集在苍穹之下。微风缓慢地推动着白云，活象气球潜入了蓝天。

我望着面前的人海，有些人神情如此专注，我不知道这种表情意味着什么。

"我们反对已久的战争继续吞噬着许多人的生命，并且永久性地摧残了另一些人的生命。现在我们在此集会，可是有些人此时此刻却在战场上失去了腿脚、臂膀、甚至生命，然而我们的政府却说他们应该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我们的国家为一场无谓的战争任凭无数条生命去送死，我们大家都丧失了自己的清白。政府能不能告诉我们这场战争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结束，事实上却在不断地升级？‘越南化’这样的字眼毫无意义，尸骨仍然在堆积，炸弹仍然在扔掷，脱叶剂仍然在喷撒！”

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怀尔德走上前来说：“贝思，我能和你谈一会儿吗？”

“什么事？”

“我公寓里有你的邮件。”

“喔，对了，我忘了让他们转递。过会儿我路过那儿去拿。”

“贝思，等一下，我们去喝杯咖啡什么的好吗？我想和你谈谈。”

“没有什么可谈的了。过一会儿我去取邮件。”

德冯每隔几个月出一期校友通讯，报导谁在干什么，住在哪里之类的最新信息。我从不投稿，但常阅读，希望能找到一些有关格里格的消息。然而我的希望一次次地落空。

“五一”以后，我到一个归国伤兵医院去看了一下，那儿的景象真是触目惊心，回来后我忍不住给学报写了一篇医院走访记，一些大报纸也选登了。可能是我的文章确实有吸引力，也可能是因为传说我父亲将成为总统候选人，我便成了好奇的目标，报纸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我的名字。父母亲注意到了，来电话要我去加利福尼亚度暑假。“我们该好好谈谈了。”他们说。我不想去，可是他们把机票给我寄来了。

第十七章 家庭密谈

去洛杉矶的往返机票寄到了，还附有一张父亲亲笔写的便条。便条上写道:"但愿这一学年你一切都好。我们盼望见到你。"

我作了一次长距离的散步，绕过校园，穿过城镇，来到密执安湖畔。近来我很少去上课。我受到了教育，但是我所学到的东西与课程毫不相干，有点对不起父母亲付的学费，也许是我不适应加利福尼亚的生活，也不适应这个校园;而加利福尼亚我不想去。我想寄回机票，而把自己的积蓄凑起来到阿拉斯加去。一连几天，我把父亲的便条揣在身上，每隔几个小时看一次，好象那里面的文字会变为可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锦囊妙计。

阿莉西亚要毕业了；她一走我与蒙克莱尔之间的最后牵连便断了。送走了阿莉西亚，第二天我便启程去了加利福尼亚。

布赖恩给我开了门，他比我上次见到他时长高了，皮肤晒成金褐色，头发晒得发亮。我紧紧搂了搂他，真想多搂抱一会儿，好象这样便可把没同他一起度过的时光召回来。

"爸妈在密室里等着和你谈话呢。"他说，仍然是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气。我曾经同他打趣说，即使他听到十分钟之内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警报，也会打着榧子说:"真该死，再过两天就是滚木球超级大赛了。"不过，此刻要解开我心中的疙瘩，需要的倒正是他这种态度。

正如他所说，父母亲正在密室里，一言不发地等待我的到来。我猜想他们至少已经把钟对过十几遍了，不敢断定我会回家。我不知为什么他们选择了在密室里见我，而不象往常那样，坐在卧室壁炉边的椅子里见我。不过，我倒不在乎。在密室里我反倒更自在些，这里的四壁与家具不会使人连想起多年来令人忧虑的争执。密室是个中立地带，要说有区别的话，密室引起的倒尽是幸福的回忆。

“怎么啦，伊丽莎白？”母亲说，“你在发什么愣？”

“没什么，我只是纳闷，……呃，我们通常是在卧室里谈话的。”

“卧室刚油漆过，”父亲说，“坐下吧，贝思，旅途愉快吗？”

“愉快。”

“嗯。那么，贝思，我和你母亲想知道……，”

“什么？”

“你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安排？”他脱口而出。

“有什么安排？我没有什么总的计划，如果你们指的是这个。至少现在还没有。”

“呃，你应该有。看来你的反战激情经久不衰，把心思全用在叫我们难堪的事情上了。你们这些念大学的年轻人，应该为从事一种职业而作好准备。依我看，你们根本没功夫去搞那些你叫做‘示威’和‘发表观点’的玩艺儿。”

我觉得他这些话儿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不让我有自己的信念，不让我公布于众？即使这些信念与你们的相矛盾，你们也没有理由这么做，我有自己的尊严嘛。你们总是从你们的生活角度来观察我所做的一切，好象我的信念，我的情感都是微不足道的。”

母亲下巴颏儿绷紧了。“你这是在搪塞，”她说，“我们从未说过你的情感微不足道。不要转移话题！”

“贝思，”父亲说着停顿了一下。每逢想把思绪串连成章的时候，他总要停顿一下的。“我不妨坦率地告诉你。人人都在传说我将竞选更高的职位，我确信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样一来，你到全国各地去饶舌，发表反战言论，与那些利用你的激进分子合穿一条裤子，象什么话？”

我感到喉咙收紧了。不，我不能哭，那是那个小女孩的眼泪，我不能让她的眼泪涌入我的眼眶。现在不能哭。在我旁边的桌子上有一只玻璃盒，里面放着父亲念大学时做的一只小船，它是按比例制作的，每个部件都很精确，此时此刻我真希望它奇迹般地扩展成一艘真船，把我载走。

“也许他们在利用我，也许你说得对。可是你的所作所为又有什么两样。反正我总是被当作你的附属品，与我本人毫不相干似的。由于父亲是个显赫人物，我该是个什么样的人？该做些什么？一个人一个主张，叫我无所适从。我从未要求过你赞许我做的事，可是你也该承认我有权利做自己的事吧？”

父亲凝视着窗外，好象我的话语是那逐渐暗淡的天色。母亲始终盯着我的脸瞧。

“你父亲刚才指的正是这一点——自私自利。”她言简意赅，口气十分生硬。“你并不关心我们。现在我明白了，你甚至都不关心你那些同伙。贝思，你真可怜啊，没人理解你。你关心什么？只关心你自己，不关心别人，甚至不关心你所谓的‘事业’。”

“如果你真这么认为，那你就不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话你们从不愿听。”

“不，贝思，我们听了，”父亲说。“我们知道你反对越战，可是你干吗老是到处宣扬自己的观点，叫我和你母亲下不了台呢？”

“因为越战还在继续！只要越战还在继续，我就要发表演说反对它。”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父亲!”母亲喝道。

我起身向门口走去,依稀听到母亲呼唤我的名字,那声音似乎从远处飘来。“伊丽莎白, 回来。我们还没有谈完呢,我们要你作出答复。”

“我也要你们作出答复, 妈, 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我穿过院子,经过游泳池, 来到花园里, 任凭夜间开放的花香刺激我的头脑, 任凭暖和的空气洗刷我的思绪。

茉莉花香气诱人,它仿佛具有一种魔力,能够理解我的心境, 把我带回到许多年前,……我仿佛重新开始了生活,我仿佛……改变了目前的情况?……如果越战停止了,政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如果父亲不曾竞选过州长,情形会不同吗?……或许没有什么两样?……或许截然不同?

小路上传来脚步声。我一听就知道那是父亲的脚步声。他来到我身旁,伸手从树上摘了一片叶子。

“贝思,”他用手揉着那片树叶说, “不知道应该再说些什么才好,好象我说的话儿都是不对的。”

我抬头瞧了瞧他, 把视线转开了:“我明白你的意思。”

“并不是我和你母亲不想理解你……”

“我知道,爸,”我轻声说道。

一阵微风吹来, 空气中飘溢着花香, 父亲越过我的头顶, 观望着城市的灯火。我不明白为什么语言在我们之间总是那么笨拙。也许将来什么时候情况会好转, 不过现在只能这样结结巴巴地表达自己。那些未说出口的话语犹如波浪翻滚的江水横贯在我们中间。

我在他旁边, 凝视着天空:“天那边太亮, 看不见北斗星。”

“我这话你还记得?”

“我记得那天晚上你教我看北斗星的情形,那时我还很小。”我们默默地注视着天空。

第十八章　政策的牺牲品

假期里，我坐飞机去蒙大拿波斯门看望迪莉娅一家，她即将成为第二个孩子的母亲了。对我的光临，迪莉娅高兴万分，又叙旧又说新，无话不谈。

闲谈中她提起了格里格。"你知道他在哪儿吗？"我关切地问。

"我知道。"

"他可好？"我亲切地问着，心脏怦怦直跳。

迪莉娅站起身："我这儿有封他的信。"

她从卧室里找出格里格的信来给我看："你瞧，他在信里说：'我现在住在俄勒冈。我在一个叫胡德河的小镇旁的森林里搭了个小棚子，买了一辆旧的小吨位运货汽车，载运我的生活用品。此地没人打扰我，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要去找他！"我激动地说。

雨点儿轻轻地落在屋顶上。迪莉娅抓住我的双手说："贝思，你不要去……。他的情况会使你难受的。"

"我不在乎。至少我会明白是怎么回事。现在我心里尽是些疑问。"

当晚我即预定了第二天上午飞往波特兰的机票。

犹如昔日的蒙大拿，俄勒冈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我在飞机上鸟瞰地面，只见郁郁葱葱的森林与湛蓝色的河流纵横交错，洛杉矶那覆盖着烟灰的水泥地顿时成了一种朦胧的记忆。进入波特兰市区以后，我租了一辆汽车；他们

给了我一份交通图，我选择了行驶路线。驶入80号州际公路后，我的一侧是山峦和丛林，一侧是哥伦比亚河。风儿带着一丝寒意，仿佛在抵制夏季的侵入。雪白的云朵在空中飘浮，太阳时隐时现。

我驾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胡德河镇。一路上我琢磨着到了那儿怎么办？到哪儿去找格里格？向谁打听情况？我跑了两个加油站，去过邮电局，都没人知道格里格的下落。后来有人建议我去市场打听，“人总得要买东西填饱肚子呀。”

暮色降落到小镇上。我已精疲力尽，于是便在这些陌生的建筑物中寻找旅店，把这一夜打发过去。胡德河客栈是一幢两层的木头房子，与一片小礼品商店为邻。我走进西班牙式的店堂内，租了个房间，付了几个晚上的租金。然后到能俯瞰胡德河的餐厅去就餐，餐毕便回房间睡觉。这房间简陋得象是山间小屋的一部分。

第二天清晨六点钟我便睡不着了。我来到街上闲逛，观赏着小镇的景色，等候店铺开市，好继续打听格里格的下落。店铺开门后，我挨家挨户地打听，问遍了杂货店、小餐馆、汽车配件商店以及格里格可能到过的任何其他店家，但没人知道他，最后我来到一家食品杂货店，买了些水果和一瓶桔子汁，顺便向店主打听了一下，一个来买东西的小男孩恰巧知道，他告诉了我格里格的住处，使我欣喜若狂。

我朝着小男孩指点的方向驶去，到了森林边缘开始弃车步行。云彩遮住了太阳，地面上的一切显得模糊不清。我心中纳闷，该不该掉转身子往回跑，把这一切都抛到脑后去呢？此刻，我已经与他如此接近了，方可来考虑迪莉娅劝我不要去打扰格里格的话，是否有道理。

有一条通向森林深处的小道上印满了脚印。太阳从云彩背后露出了脸蛋，阳光在我的背脊上爬行，然而当我来到森林深处，阳光便变得冷丝丝的了。斑斑点点的阳光透过

茂密的枝叶照在大地上，空气中充满了松树和泥土的芳香。我听见坡下公路上有一辆汽车呼啸而过，顷刻间四周又宁静下来，只有几声鸟鸣和树叶在微风中颤动的沙沙声。我不知道走了多久了，突然，“啪”地一声，象是树枝被脚蹬断的声音，我停住脚步，屏住呼吸，侧耳细听着……

倏地，一个声音问：“你要干什么？”我车转身来朝那声音望去，未看见人，仿佛说话的是眼前这一株株树。“是格里格！一定是格里格！”我可以在睡梦中辨出他的嗓音。“格里格！我是贝思！”我大声呼叫着，生怕错过了他。

一阵脚步声……不一会儿，他从树丛后走了出来。他面带倦容，手里拿着一枝枪。他蓄了胡子，比我记忆中的形象瘦削得多。

“我的天哪！贝思！你是怎么摸到我这儿来的？”

“你让我找得好苦啊！不过，我以为，只要真心想找谁的话……”我朝他走了几步，以为他会迎上来，可是他象生了根似地在原地停立不动。他浑身似乎比以前黑多了。我记得他在中学时的模样，我还记忆犹新呢，他那天蓝色的眸子、淡黄色的头发、适应于阳光的脸，……那令人难忘的形象和眼前的他相差太远了，我简直认不出是他啦。

“你就住在这片森林里？”我吃惊地问，觉得谈话显得十分别扭。

“唔。”他背风点燃了一支烟。我等着想听他再说些什么，可是他却只是默默地向空中吐烟圈，瞧着一个个烟圈随风飘走。

“你住在哪儿？”我的声音弱得几乎象耳语。

“就在这儿。这是我的后院，不错吧？”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我在心里反问着自己：究竟我指望他什么？指望他叫我住下？指望他跟我谈谈？我弄不明白；虽然天气变冷了，虽然我知道太阳在森林的那边已经落山了，我仍然不愿离去。老站在一个地方不动，我觉得腰背

生疼，可是我不敢动，怕我一动弹，哪怕是原地坐下，他就会走开。我们相对而立，时间显得那么漫长……

“格里格，我们以前是朋友，我们以前是谈得来的。究竟出了什么事？”我鼓起勇气问。

“出了什么事？”他说着转过身来面对我，“越战呗。要不就是你忙着反对战争，顾不得我们中还有些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

“格里格……这不公平。”

“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公平吧。我退伍回到美国，他们在奥克兰把我们装上汽车。成群结队的示威者往车窗扔砖头和瓶子，举着标语，骂我们‘刽子手’、‘杀戮婴儿者’。没有抛彩带的游行队伍欢迎我们，唔？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过时了。你说什么叫公平？贝思。”

我什么也没说。他使我感到惧怕，可是我不愿就这样离开他……况且我也没有别的想去的地方。

他站起身来要离去。“你动身走吧。如果需要找地方住宿，镇上有两家旅馆。”

“我知道。昨晚我就住在旅馆里。明天我能再上这儿来吗？”我对着他的背影说。我知道他听见了，但他没有停步，径直往前走了，直到消失在树丛中。

我回到胡德河客栈，度过了一个不寐之夜，迪莉娅的告诫和格里格的面容搅得我心神不宁。第二天，我又到那个地方去了，在那儿我坐了很久，直到断定他不愿出来见我时，才动身沿小道往回走。这时，我听到了脚步声。他手提着枪从树丛中走出来，一声不吭地注视着我。

“听着，这是我的地盘，对不？你不属于这儿。你干吗不回到自己的天地去？”

“因为我也不属于那儿。”

他靠近我坐在地上。昨天，他可是不让自己这么贴近我的。我试探性地挨着他坐下了。我意识到，他与我之间

保持的距离可以衡量他对我的信任程度。

“我不是到这儿来干涉你的生活的，”我说，“我只是想知道出了什么事。你不给我写信，格里格。我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出了什么事。格里格，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

“这样还好些。要是你明白了，就会觉得宁可不知道。”

我们透过树丛向外凝视了许久，谁也没开口说话，谁也没瞧谁一眼。我回忆起当年我们在明朗的天空下并肩骑马的情景，那时，沉默使人感到那么惬意。可是如今，我们之间的沉默却给我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

“格里格，还有谁知道你住在这儿？你父亲知道吗？”

“他只知道我在俄勒冈的某个地方，但他永远不会知道我是怎样生活着的，也永远不会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他是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所记得的战争意味着光荣和荣誉；只要你上过战场，回来就是英雄。战争对于他来说是这样，他所能理解的也只能是这样。”

“听着，我不认为我反对越战就触犯了你。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对退伍军人的示威活动，所以别拿我同那些往汽车扔砖头的人相提并论。”

他沉默了好几分钟，一声不吭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啃着它的一端。

“贝思，我并不想说我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去那儿不到一个星期我便明白这个政府在胡搞。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因为是师出无名而去，就应该去送死，去找枪子儿吃么？”他把目光移向别处，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我小时候看到过一些相片，照的是二次大战中的士兵把泡泡糖散给满面笑容的孩子们吃。在越南，那些孩子站在路上朝你吐唾沫，骂道：‘美国佬，滚回去。’他们不要我们呆在那里，我们也不要呆在那里，操他娘的，又不是我们发动这场该死的战争，谁也不能因为我们干了国家叫我们干的事儿，就有权

利拿我们当臭狗屎对待。在海军陆战队里，他们叫我们不要把尸骨丢在那里，哪怕炸成肉泥也要带回来。我们照办了。可是这个国家却把我们统统遗弃在那里。"

他站起身来，迈开步子要走。

"格里格，等一等！别走。"

他转过身瞧着我。

"格里格……我可以和你在一起住几天吗?"

"听着，贝思。"他笑着说，"别开玩笑。你瞧瞧，这儿没有自来水，没有卧室，没有床铺。你肯定不习惯这种生活方式。"

我只是瞧着他，希望眼神能够向他表示我没在开玩笑，我不能千里迢迢来这儿转一圈就往回折。

"好吧，跟我来。"

他领着我穿树丛，走过覆盖着败叶枯枝的泥地，最后来到一块收拾干净的地方，那里有一个胶合板的小棚子，地上有一些篝火的灰烬。棚子旁竖着一枝步枪，餐具和炊具扔得满地皆是。

"就在这儿，"他说。"搭了个小棚子，挡挡雨雪。气候温暖的季节里我睡在外面，猎捕食物，只在需要的时候才到镇上去。"

太阳差不多落山了。他生起了火，开了几只听头。"今晚吃听头蚕豆。但愿你不介意。我没想到会有客来。"

他给我一条毯子裹身体，并说我可以睡在睡袋里，然后指着篝火那边："厕所在那里，走过那棵树二十码左右的地方。"

天空黑了，森林里异常宁静。格里格坐在篝火旁抽烟，两眼注视着火苗，那神情仿佛忘了我在那儿。……他退缩到了自已的小天地，钻进毯子，我注视着他，犹如注视一头未驯服的野兽，既迷恋又好奇，却从不轻易缩短他由于警惕而与我保持的距离。

整个夜里，我听见他不停地翻身，沉睡中还在呻吟。第二天晚上也是如此，稍有风吹草动便惊醒。

"贝思，你不能在这儿再呆下去了。"

我的心往下一沉。"为什么？"

"因为有人呆在身边我不放心——你也好，别人也好，我都不放心。这儿属于我一个人，你走吧，贝思，这样更好些。"

我能说什么呢，既想哭又想与他争辩，但我心里明白，哭也好争辩也好都无济于事。我离开他，往河边走去，其实我并不真想离去。我不忍心离去，不忍心就这样离去。说不准什么时候他需要有人照应。

我坐在河边，望着清澈见底的河水，不时地拿石头扔进水里，瞧着涟漪逐渐扩大。这会儿，城市里一定响起了嘈杂的汽车声和警报回声，人们又开始了繁忙的一天。但是那个世界已经被我远远地抛在身后。在这儿，我却被拒之门外，任凭风儿、太阳和光阴的摆布。我的生活给严严实实地封闭了起来，不受他人的干涉。格里格到这儿来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胸中一度沸腾的情绪此刻平静了下来。然而，也许怀着这种情绪回到那个世界里去才有意义，而不是远远地离开那个世界，培养这种情绪。我好象听见身后有动静，但我正想得出神，顾不得回头观望。

"贝思，你在这儿干什么？"

"思索。"

"我瞧见你朝这边走来。回镇上去，从这儿走不通，除非你比我更熟悉这片森林。"

"格里格，我不想离开这儿。知道你过着这种日子，我怎么能撇下你走开呢？"

"你呆在这儿也不顶用。"

"可是也许别人能顶用。"

"谁？退伍军人管理局吗？他们对退伍军人究竟在干

什么根本不闻不问。炸断胳膊炸断腿的军人有多少苦楚，他们了解吗？他们坐在办公室，与战争毫不相干。有一次我试着和一位官员谈谈，可是他们什么都他妈的不知道。”

“别的退伍军人呢？他们能理解。也许别人也有可怕的经历或遭遇，想发泄一下，可是也找不到能交心的对象。格里格，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帮你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认为一个人呆在这儿受煎熬并不能摆脱痛苦。”

他盯着河水瞧了大约有一个小时，然后仰卧在地上，合上双眼。我弄不清他睡着没有。终于他开口说道：“我也这么认为，贝特西。我已在这儿呆了很久……独自一人。”

“你想回来还可以回来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下另一种方式呢。我将和你呆在一起，格里格。我们一起到伊利诺斯或其他该去的地方去。”

他站起身回住处去。我远远地跟着他，吃不准他是否要我住在那儿。夜色漫漫，整个天空呈现一片暗蓝色。我在一旁，瞧着格里格不慌不忙地生火，仿佛每一个细小的动作此刻都变得十分重要。

他站起来，转身慢慢地走开。我没跟他去。他离开了有一小时，也许两小时，也许更长。我往火里添着柴禾，回想前两天的情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多少事啊。在这四十八小时中，我对越战的了解远远超过过去几年里所了解的情况。

在这宁静的时刻，我想得很多，既然我不愿意那么做，又怎么可以坚持要格里格不要逃避呢。命运之神在我们家这个小小的天地里培养了如此崇高却又如此迥异的理想，这两种理想必然要在那里发生冲突。但是，显而易见，无论我走多远飞多高，家庭这块织物仍然丝丝缕缕地牵扯着我。或许是因为我与家庭之间尚未破裂到不可缝补的地步吧。

树叶一阵沙沙响，格里格朝我走来。“你最好还是走吧，贝特西。”他拨了拨柴禾，掀起一些火星，飞向黑暗之中；

阴影与火光在他的脸上晃动。

我站立起来："我还要来的，格里格。不停地来，需要来多少次就来多少次。"

白昼在天边的地平线上留下了一抹昏暗的光线。有只小鸟在我头顶上方的枝桠上不断地鸣叫，似乎它并不知道太阳已经落山，北极星已经升上天空。

尾　声

“请到别的房间接你的电话好吗，小姐？”

“干吗不上林肯的卧室去？”母亲问。“那是白宫中你还没有见过的一个部分。”

我抓起话筒，却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嘈音太大。

“格里格，你在哪儿？还在机场吗？好象你站在起落跑道上说话似的，闹哄哄的。”

“不——，我两小时前就到市里了。我打的是自动收费公用电话。刚才我与这儿一些退伍军人碰了头。听着，贝特西，有一件具有纪念意义的事儿我得跟你说清楚，转告你家人还是不转告你家人，你看着办。这些人明天在白宫前举行静坐抗议，他们受尽了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有些人都拿不到他们应该享受的抚恤金。许多人受到‘橘剂’的毒害，因此他们的孩子天生是畸形儿，而政府对他们的痛痒却不闻不问。问题是……我可能参加他们的静坐抗议。”

他的语气中充满了信任，我笑了。我常常担忧他会回到俄勒冈，回到庇护过他许久的群山之中去。我想起自己到他那避难所去了许多次，每次去都发现他在郁闷地沉思，待人冷淡疏远。此刻听他谈论退伍军人们的困境，我觉得他找到了在这个世界呆下去的最充分的理由。

“既然你心里想参加，格里格，你就应该参加。”我望着林肯的画像，有点儿指望他那严厉的面孔透出一丝笑意来。

“呃，”他笑了笑，“这以后你家里人恐怕就不太喜欢我

了。”

“你总不能因此而抛弃你所信仰的东西吧？”

“当然不能。我一小时后来见你，贝特西。我爱你。”

“我也爱你。”

窗玻璃外箍着一圈霜。——一个永恒的洁白无瑕的圆圈。

根据原稿有所删节，各章标题另加。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44CK6YeM5qC55a625bqt56eY5LqL44CLXzEwMDAwNzgzLnppcA==",
"filename_decoded": "\u300a\u91cc\u6839\u5bb6\u5ead\u79d8\u4e8b\u300b_10000783.zip",
"filesize": 2271266,
"md5": "f22e9b0d1d41856eda4ff28615ed412e",
"header_md5": "db6fa85d6f4d1a45525950201e51274f",
"sha1": "b05939f1f7e0e7dbac2a92f2cb27206f51dba3d7",
"sha256": "cfa2db834c9458b7be76eb2bb8531478de4f1a86706528a51081853dd0179efe",
"crc32": 1009734357,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267150,
"pdg_dir_name": "\u300a\u91cc\u6839\u5bb6\u5ead\u79d8\u4e8b\u300b_10000783",
"pdg_main_pages_found": 121,
"pdg_main_pages_max": 121,
"total_pages": 127,
"total_pixels": 85744904,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